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第五十八卷

漢高祖　漢隱帝

周太祖　周太祖

周世宗

凡五年　丁未至辛亥

凡八年　壬子至己未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八

起丁未下有漢高祖劉智遠晉天福盡辛亥下有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考異 提要起丁未下有漢高祖劉智遠晉天福十二年盡辛亥下有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凡五年

一月漢高祖劉智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荆南

凡三

鎮

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遥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契丹主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屯於赤岡執楊承勳責以殺父叛契丹殺之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爭投牒疏彥澤罪遂與傳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伏號哭詬罵以杖朴之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取

髓臠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寘陳橋夜扼吭而死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集覽 陳橋在大梁陳橋門外東北去三十里宋太祖次陳橋驛軍士被以黃袍呼萬歲即此案陳橋門今亦城東北門是

質 一統志云陳橋驛名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即宋太祖為衆所立處

書法 書殺彥澤何著反君者之報也於是并殺揚承勳不書不使反正者同於反君者也

發明 綱目於契丹之事屢書于冊而以德光書名則僅四見而已暴馬救敬瑭則書之者以志其禍之始也至於發大梁則書之殺朝臣則書之者又所以志其不能盜有中國歸而遂死之本未也大以胡虜之酋貽禍至此皆由中國不能自立故綱目謹而志之於以正華夷之分嚴內外之防不以其淫名越號盜竊土宇遂從而進之中國之列此則德光書名之意也此則綱目不得已之意也噫

契丹以冊晉主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考證 契丹當作廢主

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集覽 黃龍府在臨潢府東南二百餘里案契丹國志東渡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也初契丹主阿保機見黃龍在其穹廬屋上連發二矢殪之後太子德光於其地置黃龍府以和龍城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契丹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晉諸藩鎮皆降

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磔犬懸羊皮爲厭勝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契丹主遣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雄武節度使向重建以秦階成州降蜀

集覽 磔犬

懸羊皮爲厭勝此亦如禮記磔禳之意月令季春命九門磔禳注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厭勝者厭伏而克勝也○磔竹伯反

厭益涉反

書法

書契丹以何讖也道不足從亦甘心焉綱目以諸藩鎮皆降繼之是美之於降者矣

發明

嗚呼五代迎降之弊至此極矣始焉莊宗滅梁則降之次焉明宗入汴則降之又次焉潞王拒命則降之而已極矣猶詆曰中國之人也今焉胡虜之酋乘晉人之失策盜人京邑四方藩鎮而有人焉則必按兵勿動謹固封守要結鄰援伏義討虜上以救君父之急下以止殺掠之禍縱使未有成功亦足少伸大義胡虜雖強豈能遽即加害而乃不是之思甘心稽服上表稱臣爭先恐後則是舉天下之大無有一人少知義者豈不深可痛哉故綱目於此以晉諸藩鎮皆降書之繫之晉則見其反君臣虜謂之皆則見無一之能自立是豈非迎拜投降之弊慣見習熟至是極歎哀哉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主悉收其鎧仗貯恒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凍餒咸怨重威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戍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昔吾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迈爲仇讐今幸入吾手豈可復晉以爲後患乎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朔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契丹主悅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集覽

斷割斷決割裁也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重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又遣趙瑩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發明 前已書契丹封晉主爲負義侯而此不書者不予夷狄之封中國也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請括借皆迫歸城士民錢帛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其國由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集覽 兩畿東西二京也鄭玄曰畿天子千里地夏曰縣內師周曰畿內三司主鹽鐵戶部度支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丹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爲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奉表稱臣契丹主賜詔褒美親加兜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如漢賜几杖之比既而知其觀望不至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擾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北去況氷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朝契丹謀於知遠知遠曰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以爲不然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以其姻家

王中恩與防
佐之遂行

發明 既書藩鎮皆降矣至是始書知遠奉表者所以見河東之強力足拒虜而不之拒坐視晉朝傾覆而不之顧所以深罪之也故晉已亡矣而猶繫之晉臣者所以表其爲晉臣而不救晉也其曰奉表而不曰稱臣者猶爲中國諱之也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發明 既書入貢契丹又書勸進河東此固高無賴之見華夷之倒置矣悲夫 故智也然契丹外狄而從誨反書入貢又可以

○唐主立其弟景遂爲太弟

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景遂嘗與官僚燕集賛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景達屢呵責之後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群小交搆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詔遣使如契丹

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請長安脩復諸陵契丹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禍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貢約心快快乞爲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延壽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晉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朝冠通天冠徐廣與服雜注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樂縣注見漢

集覽

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

發明

中國行朝賀禮多矣未有書于冊者此固中國之常禮也至於契丹行之是蓋夷狄之變矣故謹而志之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使史弘肇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曼與指揮使趙暉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暉侯章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等然之乃斬愿及契丹監軍奉暉爲帥後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晉臣爲使者令詣行在契丹所在誅之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畏馬非若李嗣源之遏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維翰不得聞故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集覽

侍中當國責李崧初維翰死之何也

以當國今日國亡令維翰死之何也

發明 書知遠稱帝何以無貶詞夷狄亂華中原無主知遠雖有遷延不救晉室之罪然晉主荒淫奸臣用事不至於太壞極弊而不止今焉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幸有河東自立足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貶詞而以分注載胡氏之言于下是亦予之之意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出帝俱自殺不果 集覽 錦州今屬太寧路在遼初所置本漢之無慮縣地晉時為慕容氏所據置西樂郡隋唐以來皆空虛遼始建為錦州臨海軍金屬大定府元屬寧中屯衛屬遼東都司 阿保機墓即遼太祖陵也在慶

晉遣賊帥梁暉襲相州殺契丹守兵

契丹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天威軍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從徵徭者多徙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澄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榜關納衆殺契丹數百據州自稱留後 集覽 澄陽縣名屬磁州在澄水北水經云澄水出鄴郡西北澄扶雨反 質實 一統志云澄陽後周之縣名屬成安郡隋罷郡於縣置磁州後罷之唐改為惠州後復為磁州宋以昭義縣省入澄陽元初陞為澄源軍節度

寧中屯衛東三十里木巢山內

書法 書至壽陽還何譏非誠也故不書不及

屬廣平路後復爲磁州
朝省滏陽入焉改屬彰德府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書法 晉主矣稱名何別重貴也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

吳越誅其都監程昭悅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考異 提要奉上有遣使二字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事知遠遣張晏洪如晉州諭以即位從朗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攝留後遣使以聞晉州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勸知遠早引兵南向高防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使者舉鎮降知遠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五性殘暴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契丹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書法 既不克矣何以書存中國也能拒契丹雖不克書之雖賊帥書之

契丹以李從益爲許王

唐王淑妃與鄫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爲許王後歸于洛

纂覽 鄫公鄫音荀周武王子所封國在平陽地理表云河中有猗氏縣名屬汾陰郡隋改屬蒲州唐初屬河中府後周之縣名猗氏縣故址在平陽府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實 一統志云鄫後周之縣名猗氏縣故址在平陽府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群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丞遣泰寧安審琦武寧符彥卿等歸鎮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控彥卿馬請從入城彥卿子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解去

三月朔契丹行入閣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胡氏曰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室三綱絶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未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

書法 前書行朝賀禮於是復書行入閣禮其予之歟衣冠禮樂中國事也一變至此宇宙以來未有也 綱目一書再書悲之甚也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契丹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百官曰大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北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突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

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契丹德光發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

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考證 當作契丹屠相州

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留高唐英使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髑髏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彝謀舉州應河東契丹主執而詰之彝不服契丹主引手於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彝辭氣不屈乃釋之

晉以劉信史弘肇爲侍衛指揮使楊邠爲樞密使郭威爲副使王章爲三司使 考異 提要指上有都字

珪同平章事

晉以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求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爲節度使 質實 一統志云府州五代唐所置治府谷縣後漢陞爲永安軍後周因之宋崇寧中改爲靖康軍又置麟州路元初復置府州後降爲府谷縣屬葭州 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契丹寇潞州 考證 寇當作攻

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代閻萬進守嵐憲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知遠遣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爲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爲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

嵐憲嵐本胡地樓煩王所居元魏
置嵐州憲本樓煩監也唐置憲州 貫實 一統志云嵐後
爲名屬新興郡隋改置樓煩郡唐初改置東會州尋改 魏之州名因山
爲嵐州天寶初改爲樓煩郡乾元初復爲嵐州治宜芳
縣金陞爲鎮西軍節度元復爲嵐州 本朝改爲縣屬
太原府憲隋之州名治岢嵐縣大鄴初改爲州置煩郡
改縣爲靜樂縣唐初尋復爲憲州宋初改爲靜樂軍尋
廢軍復置憲州治靜樂縣金改爲管州元因之 本朝
省入靜樂縣
改屬太原府

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以船載晉鎧仗沂河歸國命宰國都賓候武行德
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久留中國
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
衆以爲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
崇美之路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遣第行友奉爛表
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崇
美等不敢進引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
懷州知遠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
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
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胡氏曰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矣使無
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
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爲謀者討出帝之相負
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
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授兵近郊召桑維翰
劉知遠委以扶立重霸戰暴而殺之授兵近郊召桑維翰
伐罪弔民亦不是過矣今乃戚人杜稷貪其位而不能
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甩使遲留歲月
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
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

唐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於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以謝
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延巳延
魯舉覺四人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
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
雖伏辜而延巳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
心疑惑唐主以文蔚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

覺於薪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彊塲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延已爲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集覽 鉉 胡夫反擅興者謂矯詔擅興兵之人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

林中射殺一狐因名焉今名死狐嶺在真定府欒城縣北

質實 按分注此條當接下條爲是

發明 君子所最謹者華戎之辨然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何哉曰狄曰狄曰赤狄白狄之類春秋初越之君耳若夫曰戎曰未嘗進之也耶律德光之禍綱目成之深矣書其救立晉帝書其上尊號書其行入閣禮是夷狄之純乎中國矣然於其國則止書德光至其斃也書姓書名書死純以夷狄處之母乃自相矛盾乎曰此綱目之所以爲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也夫德光雖強不過夷狄之首耳不幸世道衰微宇縣分裂德光乘隙肆虐毒流中土若使之齒諸中國則華戎倒置冠履失所故君子斥而外之名而狄之耳或曰劉石符姚離其本俗狄也何以書國書主書卒乎曰劉石符姚亦夷乘時崛起盜有疆宇捨穹毳而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而例以僭國處之非若德光率腥羶之衆自沙漠而南河憑陵諸夏屠宰生靈之比烏可以此方彼哉通鑑及五代史於德光皆書卒綱目凡夷狄書死而於德光尤謹所以扶天地立人極別人類於禽獸異衣冠於左袒其垂世教也大矣有天下國家者觀此其亦強於致治克謹明德毋使穹廬辮髮之俗階猾夏之禍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考異 此條當接住上條爲是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丹王之子也以兵繼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爲主延壽不知自稱受契

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奚汝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延壽乃止 貫實一統志云

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蕭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遣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晉以劉崇爲北都留守

知遠集群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石會關爲北京留守 集覽 名在潞州

楚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考異 此誤書 考證 當去文昭二字分註 文昭

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弘皐皆欲立希廣拓跋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天與不取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書法 兵未有書所從出者書出晉絳予其得也是策也郭威有力焉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

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廷勳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知遠未決使問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令奇令奇降廷勳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武行德戰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乃擁衆北遁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知遠自晉陽安行入洛及亦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知遠由是倚愛之

拽剌奚王之名○拽羊列反

幹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稱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爲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周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殲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不忍去或曰今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書法 書以稱帝多矣未有書劫者此其書劫何避不可也以者不自立之辭也劫者不欲立之辭也

上書劾稱下書避
位則殺之者過矣

契丹兀欲勒兵出塞

契丹主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初阿保機卒於渤海述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是諸酋長懼死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以麻荅爲中京晉守晉文武士卒悉晉恒州獨以後宮宦者教坊自隨

集覽 麻荅契丹主從者之名

晉主知遠至絳州降之

初知遠以絳州刺史李從朗拒命遣兵攻之未下至是親至城下諭之從朗乃降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州殺其國相張礪

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數之曰此皆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節度使又

解里契丹酋長之名

財我好掠人子女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汝何故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是夕憤恚而卒

集覽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倧嗣

分註謚忠獻

考異 此並誤書謚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集覽 洛陽註見周顯

王三年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即徽陵注見晉高祖天福二年

書法 書李從益何劫立且避位也亦既稱臣表迎而必殺之過矣故止書李從益以爲是一夫也徒殺不辜而已耳

發明 從益爲蕭翰所劫綱目書之甚明而後憾亦可謂忮克之甚矣比事觀之其失自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書法 書始何不急辭也知遠之得國也取於契丹之手而其初猶有不忍亡晉之心故綱目於此多予辭

發明 知遠未入大梁以前皆書其名自入大梁以後始書國主此亦循名責實之意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

質實 一統志云木葉山在遼東都司寧中屯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像并八子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彦韜爲排陳使彦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国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質實 一統志云阿保機墓即遼太祖陵也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木葉山

發明 於分註則稱述律太后於綱目則止書兀欲幽其祖母此蓋不予夷狄僭稱中國母后之號耳

貴華賤夷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唐以李金全爲北面招討使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死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畧北方

聞漢已入梁
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於麻荅以求援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充贍

書法 知遠重威皆晉臣也於是不顧臣漢則書拒命何重威降敵反篡罪大也不受漢爵而倚外爲援罪益深矣綱目予漢以正故書拒命書討之

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契丹將麻荅遣使降漢

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逐契丹將麻荅遣使降漢

集覽 恒州註曰

唐高祖武德四年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拷面抉目焚灸而殺之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扵其間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荅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謀攻契丹奪守門兵殺十餘人因突入府據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指揮使白再榮狐疑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摽掠懦者竄匿八月朔契丹自北門入趣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扵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

睢倩忌遣軍士圖李崧和凝第求賞給崧凝與之又欲殺二人以滅口李穀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近三千人豈獨公之力邪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敖力爭止之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

覽 鎮民 鎮州之民也鎮州今真定府是也

質實 一統志云唐之州名治真定縣後陞成德軍節度五代時梁改武順軍唐復爲鎮州晉改順德軍漢復爲真定府金屬河北西路元改爲真定路本朝改爲真定府直隸京師

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漢主嘗令靜獄以析福遞報及爲相朝廷草創悉以軍事委楊邠郭威庾洪霸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胷臆不拘舊制用捨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于逢吉密語郭威以他事扶殺之

集覽 文深 謂文法深刻

質實 一統志云平陰春秋齊地名魯襄公會諸侯伐齊齊禦諸平陰即此漢爲盧縣地晉因之隋置榆山縣後改平陰縣屬濟北郡唐屬鄆州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兗州府

發明 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唐祖起義約法十二條沙陀始入大梁而立法如此其能久乎揭而書之

失自 見矣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夢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遣希夢書言劉彦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夢來奔彦瑫白希廣遣指揮使周延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夢詗還朗州希崇嘗爲希夢詗希廣語言動作約爲內應

荊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禪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集覽　武信王即南平王高季興

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

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其子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詫鑕湯鐵床剉剔等刑號生地獄

發明　晟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八人則其餘兇虐抑又不言可知也

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叛降于蜀

匡贊延壽之子也恐不為朝廷所容遣使降蜀

冬十月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汴漢主至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暉將幽州兵

二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張璉先遨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司馬公曰漢高祖殺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況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

胡氏曰漢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

十二月蜀人侵漢○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漢主還大梁○吳越戍將殺李仁達表其族○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叛降于蜀○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倧而立其弟弘儼

弘倧性剛嚴誅杭越侮法吏三人統軍使胡進思恃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有所謀議數面折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倧與皆揮使何承訓謀逐之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反以謀告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戍服入見弘倧叱之不退倧愕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倧得風疾傳位於弘儼因帥諸將迎弘儼於私第且言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簀前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寨簀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儼鎮海鎮東節度使弘儼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儼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漢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等經

畧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訐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蜀內赦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爾至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陷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赦之曰二人之心皆未可知爾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晟○漢以馮道為太師○吳越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

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集覽 非常處分謂設若有殺害之旨

趙匡贇侯益叛蜀還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趙匡贇不侯李恕迫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發本道及趙匡贇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恐牙兵亡逸欲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珪聞匡贇已入朝欲引歸追敗之俘將卒四百人景崇邀敗之張虔釗至寶雞侯益拒之虔釗夜遁景崇

集覽 秦川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寶雞 註見前唐僖宗光啓二年

書法 叛漢罪也還漢正也必書叛蜀何懲反覆也

漢主晟殂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楊邠忌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遺之鎮信不得奉辭兩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

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爲周王即位時年十八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此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伏誅綱目以其無罪不去其官則知誤書誅也

考異 按分註何承訓請誅廢君之賊胡進思則承訓無罪何承訓誤作伏誅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矣發進思乃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大呼温聞之率衆而入斃之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亦曲意下之進思內憂懼未幾疽發背死弘倧由是獲全

書法 承訓請誅進思正也弘俶不從而殺之非德其立已歐綱目曷爲以伏誅書懲反覆也承訓始與弘倧謀誅進思矣既而以告進思弘倧遂廢今復請誅進思是則反覆人也不誅則弘倧之禍復見於

漢以王景崇爲鳳翔巡檢使

弘俶矣綱目惡反覆特書伏誅所以示戒也

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所受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之及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漢主晒之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書法 書起復某爲某官多矣未有書某以母喪起復者也此其書何弘肇遭喪數日自齒朝參非有君命迫之也書以母喪起復若曰以三年之喪非有所不得已而自爲起復云耳凡非金革書起復交譏之也惟史弘肇於其上無譏焉終綱目書起復七詳唐貞觀十五年舍是無書起復者矣

發明 不曰漢起復弘肇而曰弘肇以母喪起復則忘哀貪榮之罪有所歸矣書法如此正其惡也

漢以侯益爲開封尹

益當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故有是命

漢改廣晉爲大名府晉昌爲永興軍

質實 一統志云廣晉治元城縣漢改爲大名府周改天雄軍宋陞爲北京大名府金改爲大名路又改安武軍元爲大名路本朝改爲大名府直隸京師晉昌五代晉之府名永興軍宋仍爲京兆府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兆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本朝改爲西安府隸陝西道

書法 書譏也高祖之初立也不欲忘晉稱晉帝仍晉曆既而改號曰漢亦可也廣晉晉昌之名初何與於興廢而繼世必改之亦大無謂矣

○漢徵鳳翔兵詣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入府開庫取鎧仗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擁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自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調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爲永興節度使以景崇爲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契丹將郎五麻荅掠定州而遁

集覽 即五 即耶律忠也番名即五国主之族人

初契丹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使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王復其舊官使打契丹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常懼華人爲變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擾定州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每契

丹入冠兄弟奔命契丹頻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麻荅至其国契丹主鴆殺之

實

鄴都統志云狼山在保定府城西北五十里一名狼山置治元城縣晉改爲廣晉府漢改爲大名府周改爲天雄軍宋陞爲北京大名府金改爲安武軍元改爲大名路　本朝改爲大名府直隸京師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皆可委也楊邠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潛有異志自以嘗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結契丹屢爲邊吏所獲其客趙修己善術數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其駿將王繼勳將兵擁潼關同州逼河中最近巨鎮節度使張彦威常詗守貞所爲奏請乞爲之備詔羅金山將兵戍之故同州不爲所保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己意左右亦疾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鄭於除仕悉罷之凡門蔭及百司入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㊀契丹亢欲如遼陽

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契丹主妻兄禪奴刺聞晉主有女未嫁求之不得契丹主使人馳取賜之

【撫實】一統志云遼陽漢之縣名為遼東郡治所東漢因之晉廢遼復置為東平郡附郭本朝

祕罷縣置定遼中衛為遼東行都司治所隸山東道

五月河決魚池

【實】魚池有二一在西安府臨潼縣秦皇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一在重慶府城東南二百五十里流合岷江嘗有神龍遊此世傳為巴子魚池二處未詳孰是

【實】陵東北五里初造陵取土其地汙深

○六月朔日食○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鎮仍據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

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集覽】上供註見前唐憲宗元和三年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敗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耳二公相與之心實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

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
道老於貶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漢周四易主矣故云然
子異人質於趙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乃說之云云異人遂亡歸得立是爲莊襄王
以不韋爲相國今謂馮道視郭威爲奇貨也

蜀以趙廷隱爲太傳

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漢郭威督諸將圖李守貞於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趙
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
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
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徵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遣忤心馬始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櫓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誤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搘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其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

集覽

連衡　秦本紀太史公曰外連衡而鬬諸侯注高誘曰合關東從道之秦故名連衡又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從橫摘吾後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馮城　馮讀曰憑乘也　稊衝注見前唐德宗建中四年番步卒謂以步卒輪番守火鋪

蜀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敗之

王景崇殺侯益家屬

景崇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在外得免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巳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反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

集覽 總倫僧名先嘗言守貞必為天子

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分野有災禮春星以觀妖祥注星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也客星慧孛之氣為象史記天官書注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危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三河益軫楚之分野荊州鶉起之

時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巔城壞巢折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益軫楚之分野荊州鶉起之

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環甲執兵效蜀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僕射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唐莊宗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陛臣皆上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於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引還

集覽 毋昭裔毋姓也音莫

補遺 一統志云南山在鳳翔府岐山縣南四十里即終南山連亘扶風鄠縣長安藍田等縣界西抵大散關渭水在鳳翔府寶雞縣治南源出渭源縣南谷山流至此又東過扶風岐山縣入西安府界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戚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庫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權臣甚謹而二弟嶼嵩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瞠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無不自誣及三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李嶼僕射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其負延遇與蘇遇爲嶼敗鬻多所欺匿與杖之督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爲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爲所脅制他日敬謂崧族子秘書郎昉曰李氏之禍殺有力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輩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領歸德節度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其苦

集覽 別業

田廬也猶言別墅嶼家呂反

義語綺反 難耐 猶言叵耐

唐遣兵救李守貞次于海州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千李守貞守貞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卿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保海州

發明 書唐救李守貞蜀援鳳翔亦予之乎曰非也守貞鳳翔既書又則援之者爲不義矣比事觀之其義始見

南漢遣兵擊楚取賀昭州

質實 一統志云賀州隋初所置治臨河縣大業初又改爲

綏越郡唐初復爲賀州後改爲賀縣常爲治所元初以桂嶺縣省入本朝初省臨賀縣併入州尋改州爲縣屬平樂府昭州唐初所置治平樂縣初屬嶺南道天寶中改爲平樂郡乾元初復爲昭州五代時初屬南漢宋開寶中仍爲昭州屬廣南西路金初仍舊元大德中改爲平樂府本朝因之改隸廣西布政司

○蜀兵救鳳翔敗漢兵漢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王景崇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進屯散關敗漢兵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徃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王繼勳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漢乾祐二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考異 按漢隱帝不改元此當分注漢隱帝仍稱乾祐二年

李守貞遣兵襲漢柵大敗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裨將李韜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遣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二月漢以靜州隸定難軍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敏上表謝彝敏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亦以恩澤羈縻之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成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八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德光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

趙氏聶氏而去

三月漢以史德琉領忠州刺史

德琉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德琉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鄉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集覽 德琉音尤

夏四月太白晝見

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書法 綱目書太白六詳漢安帝永初二年而晝晝見者二晉惠帝永康元年是年皆大亂之世也舍是無書太白者矣

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勳等請漢軍降

河中城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李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奪其攻具擒其將魏延朗王繼勳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

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羣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后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擁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齎貴弊與坐而待斃乎思綰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後 集覽 亟來句絕亟去吏反頻數也 華州留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綰殺之

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

請圖之威許之從義與都監王峻入府舍召思
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書法 思綰反者而殺之非也其不書誘誅何於是綰既降矣降而殺之非也故止書殺終綱目書誘殺九詳漢昭帝元鳳四年皆譏也舍是無書者矣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已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贖贖一切出見日自消願一焚之以安反威從之 集覽 贖贖鬼屬贖抽知反贖明秘反左傳魍魎贖贖莫能逢注山神獸形

唐以朱元李平爲郎○唐主殺其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天威都虞候王建封

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鍾謨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國人惡之冲敏性猶介乃教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大怒皆殺之 集覽 猶介猶守節也介剛介也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鋌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有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歐陽公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抒文呂反抒除厠溷之賤人 集覽 抒厠 注見前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顧子堂帖

書法　郭威以何專也使頭子易置之無君甚矣特書罪之

發明　郭威易置宗尹之事歐陽公脩論之當矣然綱目但書以文珂爲留守自足以見郭威專輒無君之罪宜於見逐則不書者蓋見逐故也

楚馬希蒭攻潭州不克

希蒭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其妻范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韜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王贇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蒭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希廣遁歸范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賢實

一統志云潭州隋初所置治長沙縣太業初改長沙郡唐改置潭州天寶初復爲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代唐爲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隸荊湖南路元初改爲潭州路後改爲天臨路　朗州隋初所置治武陵縣太業初改爲武陵郡唐復爲朗州天寶初又改武陵郡乾元初復爲朗州光化初置武正軍五代梁曰武順軍後唐曰武平軍宋初爲朗州後改鼎州陸永安軍政和中陞常德軍節度乾道陞常德府元改爲常德路　本朝復爲常德府屬湖廣道

書法　潭州何楚王希廣所治也希蒭稱兵則罪也曷爲書攻如敵辭曲不在外也希蒭稱兵以少代長名不正矣綱目所不予也故希蒭不書冠希廣不書討皆書攻其見殺也不書弒書殺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罷及天下不亦濫乎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集覽　觖望　注見漢高帝六年　罷及　猶

言延及也

書法 此高歡分封邑請發丑年此其書請何罪從之者也威於是已有收人心之意矣而恩盡歸於郭氏矣是故祿山之將反也請以蕃將代漢將綱目書請書從之威之將篡也請加恩將相藩鎮綱目書請書從之皆咎從之者也

發明 恩賞之頒人主大柄也而以郭威請加言之則亦不待舉兵而知其自帝矣

冬十月吳越慕民墾田

吳越王弘倣慕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斜民遺丁以增賦弘倣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卒

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戰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背卒

契丹寇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考證 寇當作入漢〇十二

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趙暉急攻鳳翔周槩謂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輩與飛龍使後匡贊荼酒使郭允明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集覽 三叛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後匡贊後姓和姓纂後本作侯度辭度匿也

唐以留從効為清源節度使

賞賚 一統志云清源唐之郡名治晉江縣乾元初改為泉州路本朝改為泉州府屬福建道

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

書法 自漢高之初書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戍年八百餘年至唐太宗而後書詔收瘞隋末

暴骸書詣高麗葬隋戰士自貞觀至今又若干年矣而有收瘞河中鳳翔遺骸之書漢人及此亦近厚矣

故書予之於是有僧已聚二十萬民之荼毒可勝悲哉

二月唐遣兵攻福州吳越守兵敗之執其將查文徽

福州人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劒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至城下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止于江湄程勒兵出擊唐兵大敗之執文徽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臧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衆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書法 防禦未有書卒者卒審交何錄循吏也五季之世如審交者鮮矣故特書之

夏四月漢以王饒為護國節度使

漢主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至是高行周等十餘人入朝詔皆徙鎮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

書法 於是徙鎮者十餘人不書書王饒譏失刑也守貞之亂饒密通然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屬聲曰昨

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開其事逢吉戲之弘肇大怒以索劒欲追之楊邠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於是將相如水火矣漢主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胡氏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是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棄之高閣重則長鎗大劒安用非文士之所爲乎

集覽 棄之高閣 晉杜乂骸浩並才名冠世而庾翼弟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太平然後議其任爾 陋之黨錮 漢靈帝時詔捕黨人張儉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朱宣帝時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朱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 唐昭

縱之

書法 書如故何謂外制內矣故書譏之凡書如故皆譏也留守鄴都而制樞密之務是以非譏辭網目書如故四詳唐肅宗實應元年舍是無書者矣

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

正誤 折德扆 罷政同贊名似哗趙鼎折音同

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漢以折德扆爲府州團練使

集覽 折德扆之列反音矣 折姓也音

德扆從阮之子也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故遠讒邪善惡之閒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埸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放逐之也遠于願友遠之也

漢敕防團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申觀察使以聞○漢以郭瓊爲鎮川團練使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瓊將步騎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故有是命

覽

琅邪國北魏爲高密郡隋改密州今二州皆隸益都府

覽實

沂密沂屬漢琅邪國唐置沂州沂水自東海費縣東西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蓋縣密古姑幕城也漢爲一統志云沂後周之名以城臨沂水故名隋置臨沂縣省入之州名治諸城縣本朝初屬濟寧府後改屬濟南府密唐五代梁唐俱因之宋初改置安化軍後俱爲密州金元俱仍舊本朝初省入諸城縣故城在青州府城東三百里本漢之諸縣故址也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擲門扉起十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胡氏曰延義之言可亟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爲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

集覽

刀筆刀筆吏謂楊邠輩也案漢書注以刀削之故吏皆以刀筆隨

書法　記異也綱目書大風十有三詳漢武帝元光五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太白晝見連年日食既無修德應天之實至是大風示戒猶不知警不踰歲而君臣俱殞漢祚遂滅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主兢業恐懼之端爲後世戒耳於漢乎何誅

六月河決鄭州〇秋七月馬希蕁以群蠻攻潭州

希蕁既敗歸乃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將陳璠張延嗣黃處超皆敗死潭人震恐

集覽　辰溆辰本漢武陵郡陳置沅陵郡隋改辰州因辰溪名也

叔本唐時巫州後改溆州宋改沅州又辰州溆浦縣有溆溪水出郿山注于沅溆象吕反

質實　一統志云辰州名治沅陵縣大業初改爲沅陵郡唐初復爲辰州尋置都督府天寶初改爲盧溪郡乾元初復爲蠻荊湖北路元陞爲辰州路本朝因之改屬辰州府隸湖廣道溆溪之名治義陵縣晉宋因之隋改爲辰溪縣屬辰州宋元金俱仍舊

書法　前書楚馬希蕁攻潭州此則曷爲不書楚外之也兄弟相攻非矣又召蠻夷以戕宗國以爲是亦蠻也故外之自是希蕁不書楚

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書法　書存中國也自徙黃龍每動綱目悉書之不書殂失國也綱目故后書卒二是年唐貞觀二十二年故隋后

集覽　物故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發明　石晉既滅久矣然綱目猶惓惓不已故前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此書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皆以因事起義使後人思之爲立國不義夷狄共功者之戒耳其旨深哉

九月馬希蕁遣使乞師于唐唐兵助之

希夔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夔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往助希夔

冬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夔還戰楚兵大敗

劉彥瑫言於楚王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徑入朗州縛取希夔以解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希夔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指揮使張暉擊朗州聞彥瑫敗遁歸朗兵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朔日食

胡氏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千曰稱皇帝擾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其位期之居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罷固自若也

馬希夔將兵攻潭州

楚王希廣遣其屬孟騈說馬希夔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表譚求救於曹公邪希夔將斬之騈曰騈若愛死安肯此來騈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遂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集覽

表譚求救於曹公漢末表紹有三子長譚次熙幼尚紹卒尚襲其位後兄弟相攻譚求救於曹操操救之譚復背操操攻取斬之事在漢獻帝建安十年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

考異

提要

作弒其主○按凡例僭國無統則曰某人弒其君某此郭威實漢主之臣上既書反下當書弒且湘陰公未嘗即位

君臣之分未明舊史書殺湘陰公矜宋州綱目特書威弒以示戒竊意當從提要爲是尹氏曲爲之說非朱子筆削之意也然此條郭威上

考證

殺當作弒○謹按尹氏發明曰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漏侍中樞密使五字

實有罪權其輕重而折衷之夫隱帝無道君主也況郭威受太祖託孤之命則當於其襲位之初以道正之匡救其惡豈可因其釁隙遂爲篡弒哉發明以隱帝有罪而折衷之以臣弒君何折衷之有新安汪氏曰秦二世隋煬無道夷狄臣下殺其君長猶皆以弒書今正其誤殺當作弒猶恐惑於發明敢併及之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主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揭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卜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盜贓酒麵之禁者錙銖消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閤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後匡贊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龍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邠等專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盡徵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宰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殺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崇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

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卿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搆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按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趙修已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以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哀老為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脫胡郭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狗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竇貞固曰虜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胡氏曰楊邠胥吏郭威軍卒濤直以其不乎人望故欲出之豈預知威之代漢哉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隱帝驕侈不生嫌幸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握密使未必能篡位邪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

視北軍循蠖蠕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表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老七里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亳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田繼勳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弒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隣欲併仁浦之居屢譖仁浦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獲劉銖李洪建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己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

因之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卒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胡氏曰道尚為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誤矣

集覽

據撰據俱運反撰之石反並訓拾也據與撰同前漢刑法志蕭何撰次律令是也撰收拾也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握把也筭籌也所以計歷數者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枚而成六觚為一握羅大經曰五代史作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案筭子本俗語歐陽公據其所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說見鶴林玉露

德宗貞元十二年內脫內養之名養去聲

列子蠛蠓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陽而死莊子謂之醯雞爾雅蠛蠓細蟲似蚋喜亂飛郭璞云蠓飛噎則天風春則雨言將風則旋飛如磕一下如春則雨分部

書法

書官以殺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乂將益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則其不書弒何承祐寵信讒邪多殺大臣是亦一夫而已耳故特書殺以為萬世戒此綱目之變例也不然綱目豈厚

於未成君之贊弑書殺者八詳周赧王四年唯承祐以獨夫書殺為
變例焉

發明 漢主一旦無故屠其大臣故邠弘肇章皆書殺而不免書友者其官則曲在漢主明矣郭威遇禍舉兵主書弑而不去其官則曲在漢主明矣郭威遇禍舉兵乘之茲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

質實 武寧節度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詰曰河東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也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帥百官表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注咎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集覽 具儀注具備也所謂儀注蓋有禮度儀制存焉 蒼黃急遽貌蒼卒也杜甫哭韋大夫之晉詩南過駭蒼卒注蒼采莽反卒七没反

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

馬希蕚遣蜜兵圍王潭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希蕚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二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先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蕚慙引兵去至長沙馬希廣遣劉彦瑫許可瓊馬希崇李彦温韓礼拒之

質實 一統志云王潭五代唐之鎮名在長沙府城西一百二十六里屬寧鄉縣

郭威帥群臣請之也

書法　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制詔者二十二詳漢惠帝七年舍是無書者矣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二人皆郭威之黨也故書之以見大權之所歸

○漢誅劉銖及其黨

劉詵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威不許

書法　於是戮及洪建不書何專罪銖也趙村之變銖有力焉綱目詵例有二書伐詵者重辭也直書詵者快辭也劉銖直而削其官甚快之辭也

誅質實　一統志云施州隋末所置治清江縣唐初隸江南道開元中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夔路元初因之以朝初改為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湖廣道

行皇奔荊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契丹入寇屠內丘陷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考證　當去入寇二字陷當作入

質實　一統志云內丘隋之縣名初屬趙州尋改屬邢州唐宋金俱仍舊元屬順德路饒陽屬順德府本朝因之

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注

○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朗兵至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

使以厚利啖許可瓊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屢造其營計事可瓊詐稱巡江與希夢會約為內應彭師暠一日見而叱之拂衣入見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嘆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朗州將何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去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貞等乘其亂擊之禮大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軍不救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夢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詣希夢勸進吳宏見希夢入府捕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按劒罵於地大呼請死希夢嘆曰鐵石人也皆不殺希夢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乃賜

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希夢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獻古猛反說文犬獷獷不可附也前漢房鳳傳後叙傳曰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注顏師古曰獷粗惡貌言無親也

巫覡

說文能齋肅事神明者覡音刑狄反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禮春官凡以祷祠祭祀禳禬之事作神仕者注疏云男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陰不變直名曰巫無覡稱

貿實

一統志云嶽麓山名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南亦名靈麓峯即衡山七十二峯之一上有嶽麓書院下有石方平土人於此望拜南嶽名拜嶽石

瀏陽

三國吳之縣名屬長沙郡取瀏陽水為名隋省入長沙縣唐復置屬潭州宋仍舊元陞為州　本朝復為縣改屬長沙府

漢劉寶發徐州

寶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寶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敦遣兵拒劉寶以太后

誥廢爲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毋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迎撿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貫貞數目道公何以為計貞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胡氏曰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貫貞等數人太后詔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詔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威營步軍將校醉揚言鄴者澶州驍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斬之

實 一作宿留並先就反史記漢武本紀宿留海上注頗師古曰謂有所須待也增韻注疇躇停待之貌

實覽 數目道句絕頻數注目於馮道宿留句絕或作須留本作俟徜

統志云湘陰劉宋之縣名屬湘東郡梁以縣置岳陽郡及羅州陳罷州存郡隋初廢郡併湘陰入岳陽縣尋改岳陽曰湘陰屬巴陵郡唐以羅縣省入屬岳州宋屬潭州元陞為州本朝改為縣屬長沙府

南漢以宮人爲女侍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廷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書法 綱目書女侍中者三魏元陞嘗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　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

稱皇帝國號周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者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故周主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敎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吏部侍郎竇貞固等詳定格令貞固等言弘肇親吏李崇矩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周主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書法　以自遷為文恕周主也綱目太后以自遷為文者五漢昭帝元平元年上官氏書徙居唐憲宗元和十五年郭氏書居文宗開成五年蕭氏書遷居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集覽　太行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孟津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徐州相公謂劉贊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廷美楊温聞初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

書法 書故將七陳安晉元帝太興三年府秋張賀度穆帝永和二年劉黑闥唐辛已年肇廷美皆予義也故書舉兵書死之終綱目書利幾以楚故將書反漢高帝五年公師藩以成都故將書矣

發明 廷美可謂知義矣書故將所以見其不忘舊君以他日城陷見殺遂以死節書之也然廷美之死歐陽氏雖甚嘉之又疑其死狀不明夫既堅守不下死而後已尚何疑之有哉至胡氏又以贊既見殺廷美復何所為之說則是人臣以存亡易節有所為而為之豈所以為訓耶然則欲知廷美之事當以綱目為的

契丹使至大梁

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朱憲報聘且叙華命之由

書法 書至大梁何不為周使也於是契丹遣使於漢至則漢亡矣綱目紀實故不書遣使如周是故唐未立國則止書突厥使至太原漢已亡大梁是年皆録實也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為留守鎮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為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書法 漢書為義帝發喪予義也此其書何著歟也前書殺其主承祐後書為故漢主承祐舉哀再書承祐綱目之意微矣故葬于潁陵不書是年八月

○漢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入貢于周

泰寧軍 唐乾元初所置治瑕丘縣五代周改為兗州宋復為泰寧軍重和初改為襲慶府金仍為兗州後為泰寧軍

質實 一統志云

又改泰定軍元初復為兗州路本朝初陞為兗州府隸山東道

彦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 考證

分注當書是為北漢

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 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 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璟為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集覽 并 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 忻 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代 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嵐 注見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憲 注同上 蔚 注見唐玄宗開元十年 麟 注見世宗顯德四年 **實**

一統志云 **宋州** 隋初所置治宋城縣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城縣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 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隆** 五代漢之州治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三十五里 **沁** 隋之州名治沁源縣太業初改為義寧郡唐初改為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沁州元隸平陽路附郭銅鞮省入直隸山西道 **遼** 唐之州名治樂平縣本朝初以改為箕州中和間復為遼州天寶初為樂平郡乾元初復為儀州五代梁復改遼州宋熙寧中州廢入平定軍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仍舊元屬平陽路本朝以遼山縣併入直隸山西道 **石** 後周之州名治石離縣隋初改為離石郡唐初復為石州天寶初改為昌化郡乾元初復為石州元因之 本朝以離石縣省入改屬太原郡

書法 書弒何宜立也故以節度使封公而書弒皆綱目之變例也湘陰公見殺而書

廢州 湘陰公見殺

陰書弒則承祐書殺之意明矣
劉崇稱帝以漢冠之予崇正也

發明 於漢主承祐則書殺
既已帝漢而贊則書殺於湘陰公贊則書弒承祐
耶夫隱帝信用群小屠戮大臣趙村之竄死於亂兵
故綱目但以殺書之至於湘陰之事或既與舉朝議
之又奉太后之命遣相將奉迎則固欽戴之為君而
為漢社稷宗祧之主矣威為漢之臣子而戕其社稷
宗祧之主則其罪有所歸矣書法如此夫豈過哉若
夫劉崇稱帝即書于下者又以見崇有紹續本國之
意故亦書
而及之也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
為帝「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
珍羙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
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
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逢吉所以族李崧也
辭而不處峻持是心而不變豈有商顏之責
胡氏曰

乎

集覽 逢吉所以族李崧事在漢隱帝乾祐元年商顏
之責王峻於周主前語言不遜貶陝州司馬事
在後年史記河渠書穿渭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注服
虔曰顏音崖索隱曰徵音懲縣名在馮翊商顏山名在
商州小顏云顏又如字商山之顏譬如
人之顏頷也亦猶山嶺象人之頸頷

書法 嘗書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矣漢光武建武十
三年又書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矣漢和帝永
元十五年又書省薦新物二十三種矣漢安帝永初
六年於是復書周罷四方珍食皆美之也又詔百官
各上封事周主即政之
初於是有可紀者矣之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

質實 晉之單名治澶水縣漢周因之宋陞為開德府徙治濮陽
縣金初改為澶州後改為開州屬大名府元仍舊 本朝
一統志云鎮寧五代

以濮陽東明二縣省入仍改屬大名府

選朝士為之僚佐以王敏中崔頌為判官王朴為掌書記朴東平人也

發明 古人於族類尤重而後世亂之此綱目所以必書其養子者亦是別生分類之意也

楚遣使入貢于唐○周主毀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迹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書法 書美崇儉也蕭齊書去乘輿金銀飾則為譏矯也周祖書毀漢宮寶器則為美誠也

發明 亂極生治此天地盈虛之數也五代之亂極矣周主始得國而罷貢獻珍異毀漢宮寶器又詔百官上封事此皆亂極生治之意也故綱目比而書之亦所以為斯世幸爾

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徇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兵

書法 綱目前書夷蠻借兵七矣未有書乞師者書乞師何卑辭也志雪讐恥雖卑辭無貶焉借外兵之辭五莫卑於乞師莫急於求救石敬瑭詳漢高帝四年

發明 北漢復讐其實近正然以中國求援夷狄則是變而失正矣乞者卑屈請求之意未幾又受其冊命至於會兵伐周然終無益於事亦可以為借助非類者之戒也

楚將王逵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

楚王希蕚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籍民財以

賞士卒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遣劉光輔入貢于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遣鎬將兵屯衡州潛圖進取楚小門使謝彥顒本希夢家奴以首面有寵希夢使坐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夢命朗州指揮使王達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希夢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飲豈知我輩之勞若乎達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帥衆逃歸時希夢醉左右不敢白明日始遣兵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達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死傷殆盡達等以希夢兄子光惠為節度使

集覽 以首面有寵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面首

周充徐州鞏廷美死之○周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夏四月唐淮南饑

周濱淮州鎮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蜀以伊審徵知樞密院事

審徵蜀高祖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伸及知樞密以經濟為已任而貪佞田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矣

吳越奉其廢王弘倧居東府爲築宮

吳越王弘俶徙弘倧居東府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書法 衣錦軍書遷戊申年此其書奉何嘉弘俶也於是弘俶爲之築宮室治園圃以娛悅之故書奉然則前書故王此則蜀爲以廢王書若曰廢矣又能奉之厚之至也綱目一字之肯深矣哉

北漢遣使如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姪請行冊禮

周遣將軍姚漢英如契丹契丹留之○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冏平章事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冏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悅慨善譬喻以開主意略論議

集覽 悅慨 悅口朗反慨口溉反顏師古曰悅慨謂誠也慨慷憤惋是也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為留後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以辰州刺史劉言驍勇得夷狄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節於唐亦稱藩于周

書法 節度使何馬光惠也愚懦嗜酒故削之不書

契丹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契丹燕王述軋弒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

北漢遣兵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軋弒契丹主而自立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軋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北漢王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書法 夷蠻書殺恒也此其書弒何進之也曷為進之於是兀欲引兵會之諸部不欲以是遇弒則兀欲蓋近乎知義者矣故進之書弒

楚將徐威等伏誅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考異 提要伏誅作作亂 據分注當從提要

希萼遣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希萼宴將吏威等使人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挺聲言欒馬奄至坐上縱橫擊人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殺謝彥顒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

奪之罪希崇發兵拒之希崇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希夢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夢于衡山師暠曰欲使我爲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其季父迎官臣凝謀帥莊卢鄉人與師暠共立希夢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柵編竹爲戰艦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

集覽 縶馬句絶縶陟立反宇本作馬說文絆馬足也左傳韓厥執馬

質實 一統志云衡山縣晉初所置屬衡陽馬前又韓愈祭柳子厚文天脫馬羈注馬絆前連之以羈馬

冬十月唐遣邕遣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邕鎬將兵萬人趣長沙鎬入醴陵希崇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希崇帥弟妬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

胡氏曰拓跋恒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邪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所以至是不能自免耳使其當希聲殺高郁之時退耕於野則無此辱矣

契丹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等共拒之

書法 書伐何正也盧芳匈奴連兵入塞則書寇於是契丹在馬則曷爲以伐書建武真人既即位矣

集覽 奚契丹奚注見契丹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陽契丹遣蕭芳以僞侶引夷入伐是亦夷也故書寇劉崇漢統周主慕漢之初霄壤矣故雖契丹猶得書伐所以深咎周也然則曷爲先契丹漢受其冊也故先公主而得書伐周皆特筆也其爲義之勸非多是故隋氏篡周則突厥以千金主慕漢則契丹以北漢而得書其爲義之勸非義之戒至深切矣

終綱目以外加內
書伐者二而已

發明　契丹伐秋也主兵而以契丹加其上者彼固自屈於契丹也

秋漢會伐而不功則不得而殊之殊與漢者漢既與之共之也書法如此其嚴矣哉

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

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即高遠曰我秉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徒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李趙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集覽　人忘其亡為句言楚人皆如忘記其楚國之喪亡蓋德劉仁贍撫納之而人心安故也

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馬希蘁望唐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蘁共請邊鎬為帥鎬趣希蘁入朝希蘁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希蘁亦與將佐士卒萬餘人東下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馬氏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將兵屯境上伺間進取希廣遣彭彥暉將兵備之以為桂州都監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馬希廣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郴

統志云蒙州唐初所置治立山縣屬朱以速區蒙山二縣省入本朝

屬盡有嶺南之地

資

一桂州在平樂府城南二百一十里全州初省入平樂縣故址五代晉所置治清湖縣本朝初改路為州尋省清湘縣入焉路為府後改焉隸桂林府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陷吾事乃勅罷親征

書法 凡救書次謀也此書不果行其謀歟幸之也周主將行王峻諫止不然則慕容入汴殆非虛語矣終網目救書不果行一而已

周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實實 鄆州注見唐憲宗元和七年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周主遣使與誓彥超益不自安反迹益露乃遣閻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王峻引兵趣晉州南有蒙阬之險峻憂北漢兵據之聞前鋒已度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指揮使藥元福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元福曰劉崇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坐瘠民貿易供軍國外奉契丹賦斂煩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實實 蒙阬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實實 洪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舒州注見唐昭宗安四年皖城

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九

起壬子下有周太祖廣順二年盡巳未下有周世宗顯德六年凡八年

提要起壬子盡巳未

考異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凡三鎮

春正月唐湖南將孫朗曹進作亂不克奔朗州

唐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倉粟乃至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租賦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指揮使孫朗曹進怒謀殺紹顏及遣鎬擾湖南歸中原夜帥其徒燒府門鎬覺之出兵格鬬朗等奔朗州王逵問朗湖南可取乎朗曰金陵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節賞罰不當得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周修大梁城

發開封民夫五萬旬日而罷

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及周發兵討之唐人救之不克

彥超發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募群盜剽掠鄰境救以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向訓為都監藥元福為都虞侯周主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軍下邳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之獲其將燕敬權彥超勢沮

發明 彥超書反周書討而唐人書叛所以見唐助逆之罪也

周師圍兗州

曹英等至兗州詰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覇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況主上開諭勤至苟徹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闞弘魯傾家為獻彥超猶以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無所得彥超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超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為阿庇斬於市

集覽 榜掠注見秦二世二年

北漢攻周府州折德扆敗之二月遂取岢嵐軍

書法 北漢嘗再書伐周矣此其書攻何伐而遁焉不足以言伐也自是兩相加兵書擊書攻而已矣

會契丹兵亦書寇

周釋唐俘遣還

周主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其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然猶議取中原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為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而無益

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

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書法 書惜之也

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

唐以延巳晟為相既宣制户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盞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勤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延巳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集覽 白麻注見前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夏四月朔日食

唐遣兵攻桂州南漢擊敗之

唐主遣其將李建期圖朗州張巒圖桂州久未有功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雷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與張巒合攻桂州南漢伏兵擊之大敗 集覽 來蘇之望書仲虺之誥后來其蘇其可蘇息也 注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以曹英久無功下詔親征至兗州使人招諭之不從乃命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乃立祠而禱之彥超貪吝人無鬬志將率多出降官軍充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力戰不勝乃焚耳乃赦之 集覽 鎮星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角亢鎮星行至角亢東方二宿名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屬

兗州

唐司徒李建勳萃謁孔子祠拜其墓賞賞

建勳且死戒家人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勳家莫知其處

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本朝因之改屬兗州府孔子祠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故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爲文宣王始宏廟制宋加脩理元初重建而新之中爲大成殿左爲泗水侯殿右爲沂國公殿後有啓聖王魯國夫人毓聖侯三殿又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廟廟碑文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農少昊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爲魯國秦爲薛郡漢復爲縣兼置魯國晉改國爲郡隋初廢郡改縣曰汝陽後又改爲曲阜因城中有阜委曲長數里故名唐貞觀初省尋復置屬兗州宋改爲仙源縣金復爲曲阜元仍舊

不可殫紀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孔子墓在曲阜縣西八里世呼爲孔林史記孔子葬於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其冢至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相傳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爲之却流墓有古石壇古石儀又有古檜蒼然如虹蟠龍形相傳爲孔子手植也

周主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禁樵揉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書法 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重子之也卜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

發明 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爲百世帝王之師故書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而左右諫臣乃有孔子陪臣之書日則一而已矣

說可謂謬之甚矣此謁祠拜墓
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周主也

蜀大水壞其太廟

發明 太廟必在高明之地而大水壞之咸亡之證著矣故特書之

周朔方節度使馮暉卒以其子繼業爲留後

暉卒繼業殺兄繼勳自知軍府事周主因而命之

契丹幽州節度使蕭海真請降于周不果

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之澣因謀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無遠志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會中國多事遂不果

書法 不果何不果從不果從也於是中國多事遂不果從矣則何以書嘉慕華也

幽州請降于周既不果從何必發明 幽州請降于周既不果從何必書之所以致其嗟惜之意也

秋七月周樞密使王峻辭位不許

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每言事見從則喜或未允輒愠懟不遜周主以其故舊有功每優容之峻益驕鄭仁誨向訓李重進皆周主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又遺諸道書求保證諸道以聞周主驚駭遣左右慰勉令視事不至以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旨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嚴駕以待之峻必不敢不來從之峻乃入朝周主慰勞令視事

集覽 臨幸行幸也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皆以爲僥倖故謂之幸蓋幸其嚴裝車駕也凡治行李曰戒嚴

蜀梓州監押王承丕殺判武德軍郭延鈞指揮使孫欽討誅之

延鈞不禮於承丕奉聖指揮使孫欽當以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

家矯詔開府庫賞士卒出擊因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請爲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

承丕斬之傳首成都

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

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叱咤風生　叱昌栗反咤竹駕反叱咤發怒聲風生雷厲風飛之謂言其威聲可畏也

集覽

周制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九月周禁邊民毋得入契丹界俘掠○契丹寇冀州周兵拒卻之

考證　寇當作攻周

○冬十月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不報仍使鎬經畧朗州自朗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不爲備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乃以逵及周行逢何敬真潘叔嗣張文表等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發兵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符彥通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患以蠻酋劉瑫爲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豐進爲先鋒使邊鎬遣兵老益陽逵等克之遂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爲行軍司馬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篋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

貲實

一統志云永州唐末所置治盧陽縣五代因之宋改爲沅州元初置沅州路爲沅州府尋復爲州隸辰州路本朝初陞州省縣入焉改屬辰州府益陽秦之縣名屬長沙郡以縣在益水之陽故名漢屬長沙國三國吳屬衡陽郡隋唐皆屬潭州宋屬荊湖南路尋復屬潭州

元陞爲州　本朝復爲縣改屬長沙府郴　隋之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連　隋初州名治桂陽縣大業初改熙平郡唐爲連州天寶初改連山郡乾元初復爲連州元置連州路隸湖南道大德中降路爲州隸英德路　本朝初省後復置屬廣州府

契丹大水

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萬

書法　書大水多矣必中土也此契丹水耳何必書志善政也於是流民入塞四十萬周主詔賑給之以是爲善政故書之

周平音事李穀辭位不許

穀以病腎辭位周主遣中使諭旨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周立訴訟法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情人書者必書所情姓名居處若無可情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

慶州刺史郭彦欽性貪暴以求賂野雞族族遂反徙折從阮爲靜難節度使討之　實　一統志云慶州　隋初復爲慶州天寶初改安化郡乾元初復爲慶州　本朝因之隸陝西道

劉言奉表于周

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宦爵流饒州

陞安定軍五代梁改武靜軍宋初仍爲慶州尋陞爲慶陽節度金初改安國軍後置慶原路元初復爲慶陽府

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善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焉延巳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及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思歐陽脩之言拜本縣令

十一月周制稅牛皮法

勅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國自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使修塞

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入朝

周葛延遇李澄伏誅

周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屢更赦不許王峻喜台符之義白收二人誅之

白收謂稟白於上而收捕之

書法 葛李爲姦逆於漢者也此周矣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逭也綱目之懲惡嚴矣

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以劉言爲武平節度使

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爲武平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

周罷户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集覽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户使輸課佃之户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爲言救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是歲户部增三萬餘户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唐草澤邵榮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

發明　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矧如五代亂離之極尤賴撫養之仁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此所以致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集覽　草澤邵榮草澤猶言草野之士也邵

周萊州刺史葉仁魯有罪伏誅

仁魯周主故吏也坐贓賜死周主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毋仁魯感泣

周遣王峻行視決河

周主以決河爲憂王峻請自行視許之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至是榮復求入朝周主許之

集覽　自行視行下孟反按行也謂親徃決河巡視也

契丹寇定州周將楊弘裕擊走之

考證　寇皆當作攻周謹按綱目之作其事則周秦漢晉隋唐其義則內中國外夷狄夫淳維之地無氏族以別其類無田廬以定其業無禮樂以脩其政無學問以資其身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帝王之世服則懷之以德否則畏之以威內外之分截然有制由秦至晉中國自中國夷狄自夷狄晉至隋夷狄入中國唐至五季中國資夷狄綱目而後固未暇論世道之變已趨於下矣秦使蒙恬北攻河南地因河爲塞通直道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胡人不敢南牧漢用陳平厚遺閼氏

用婁敬結和親曰厚遺者納幣之始曰和親者交中國之始拒之以兵革扼之以險阻則有以絕其侵中國之路厚遺以資之和親以悅之則有以荅其覬中國之心然則蒙恬功之首陳平婁敬罪之魁也孝武時衛青霍去病將百萬衆橫行匈奴中終西漢無北顧之憂其功不在蒙恬下東漢曹魏徙羌胡內地養虎以自遺害然猶未至大入也晉初郭欽上疏不納江統着論不用遂至青衣行酒於光極羊車肉袒於庸庭五帝三王之都悉爲所染汙矣唐用劉文靜資突厥取天下肅宗資回紇討賊石晉用桑維翰資契丹得國平居閔絕猶防猾夏之患況資其力取大利乎若文靜維翰之罪浮於陳平婁敬可知也考之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書寇無主書入又曰正統用兵於夷狄書伐書攻書擊大賢立言匡中國守四夷在一字之間曰寇曰入嚴於直道之制曰伐曰攻曰擊勇於百萬之師其外之亦至矣且窮兵黷武非上計也納幣和親非良策也有志於天下必謹內外之分脩德立威以柔服之至其弗率然後徂征將如蒙恬則將之言如郭欽江統則用之失計如陳平婁敬劉文靜桑維翰則誅之若然則中國又安萬世永賴矣

○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質實

鎮寧節度注見太祖

廣順三年

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效之

書法

前書養子榮矣辛亥年此書郭榮何正之爲周王之子也

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峻聞榮入朝遽歸大梁固求出鎮故有是命

周野雞族降

武安節度使王逵殺靜江節度使何敬真

初王逵以何敬真爲靜江副使朱全琇爲武安副使張文表爲武平副使周行逢爲武安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聽視事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疑逵

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遠懼行逢曰言素不與吾輩同心敬真全琇恥在公下宜早圖之會南漢寇全州行逢請說言遣敬真全琇將兵禦南漢至長沙遠迎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淹留不進遠乘其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真全琇收斬之

周更作二寶

初契丹主德光以晉傳國寶比還至是更以玉作二寶

周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衎陳觀爲相周主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漸不遜乃退周主幽峻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閒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乃貶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三月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書法　封子未有書姓者此何以書王名也五季不立太子封爲晉王則將承大業矣不可以不正也然則曷爲不書子不書子所以別於正統也故封子不書王此特書之予得人也

周寧州殺牛族反

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州兵于包山周主以郭彥欽擾群胡致其作亂黜廢於家

周以郭元昭爲慶州刺史

初解州刺史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温玉有隙温玉堵魏仁浦爲摳密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周主時爲摳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爲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爲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仁浦白以元昭爲慶州刺史

唐復以馮延巳同平章事

書法　書復以何譏貳過也復以爲之辭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詳

漢文帝十四年

夏六月契丹將張藏英降周○周九經板成

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至是板成爵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舘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書法　成者何美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目備書之　綱目於唐書初於周書成錄實也石經經板綱

王逵龔破朗州執劉言殺之○秋七月唐大旱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相繼濛壽發倉榮之民與閩而北周主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羅以供軍八月詔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八月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逵遣使上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從之逵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周塞決河

書法　周太祖即位至是三年書罷貢珍食書詔上事書毀寶器書謁孔子祠拜其墓書立訴訟法書制稅牛皮法書罷户部營田務除租牛課再書塞決河可書之善多矣至書唐淮南饑契州大水唐大旱庶幾有君人之度者綱目不深予之

周大水○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周鄴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掠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其入朝留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以郊祀曰作亂殺之

書法 上書入朝下書殺之病周也殷雖專擅誣以謀亂則非罪矣故并書主網目入朝書殺之者一而已

唐復置科舉

從知制誥徐鉉之請也

唐流徐鉉於舒州貶徐鍇爲校書郎分司

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使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脩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諠鉉以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校書郎分司宋都鍇之第也 實實一統志云楚州隋初所置治山陽縣後併入江都郡唐初改爲東楚州尋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爲楚州五代時南唐陞順化軍宋初仍爲楚州後置淮安軍尋陞爲州元陞爲淮安路本朝改爲淮安府山陽縣南九十五里魏鄧艾伐吳時脩以灌田

甲寅

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

周主享太廟綴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祖廟武孝文皇帝榮立冬北漢乾祐七年孝和帝鈞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書法 五代之君其始即位分注書其祖某宗而已世宗則曷爲舉其全謚書曰廟武孝文皇帝尊之也雖後唐明宗不得與於斯矣

使夷於五代之主也雖後唐明宗不得與於斯矣

秦正月朔周主祀圓丘

周主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群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郊賞薄者周主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思已有何功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遑者戮之流言乃息

周罷鄴都○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初周主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尹開封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邦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墳塘中無用石以窴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脩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周遣使分塞決河○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殂晉王榮立

是爲世宗

二月蜀匡聖指揮使安思謙伏誅

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蜀人皆惡之將兵救王景崇逗撓無功內不自安言多不遜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閔衛士有年尚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翰林使王藻言思謙怨望將反思謙入

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藻亦坐擅落邊奏并誅

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績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袞將萬騎如晉陽比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爲都部署張元徽爲前鋒使與契丹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榮也避世宗名改焉

發明 北漢之兵自以有詞可執然書擊不書伐者一以伐人之喪一以用夷狄戰中國也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

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還行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并晁械執之進宿澤州東北北漢主軍高平南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贇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顧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廷胤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斬汝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

兵千餘人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我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元徽前畧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比漢兵大敗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愛能徽引騎南走剽掠輜重楊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詢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遇止之詞不從引兵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蔽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可勝紀是夕世宗聞康與士卒稍稍後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三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臥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桄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作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徽先守晉陽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轜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稱伐太祖之智勇世宗擢爲殿前都虞候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曰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壘以備周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許之臨陳介甲也陳讀曰陣轜車注見漢武帝元光二年送衮句絕契丹先所遣楊衮也今送歸其國

發明　五代之際將驕卒惰久矣高平之戰雖平時未嘗進諫如馮道者尚且力沮其行則餘人不言可知兵鋒始交樊愛能何徽等即引兵先遁右軍遂潰向非世宗親犯矢石我太祖皇帝身先士卒則勝

一統志云巴公原在澤州城北三十五里今名巴公鎮

集覽　介馬
質實

敗固未可知幸而大捷叛將復還釋此不誅則是棄卒與敵之人可以僥倖漏網者也一言之決大呼稱善按法行辟軍政始行世宗兵威之振實肇乎此宜乎綱目於愛能等特以伏誅書之也

周遣行營部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孟縣汾遼州降【質實】

一統志云孟縣漢初所置屬太原郡後魏省隋復置唐屬并州金元依舊本朝改屬太原府

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愿供軍須助攻晉陽縣亦繼有降者世宗始有蕩并之意諸將皆以糧乏請班師不聽既而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世宗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發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公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歟嘗聞是時有主凝者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户參軍以卒妻李氏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荅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司馬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爲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

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夫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若道之爲臣而不誅不棄則亦時君之責也

集覽

著長樂老叙著記述也時天下大亂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馮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之叙大畧如此

書法

五代之臣爵卒之何愧之也道以一身歷四姓十君無恥甚矣著書官書卒未有官爵具者道也而書官書同平章事書匡国節度使晋書記書爲端明殿學士書兼侍中書令贈太傅漢書爲太師章事書守司徒兼中書令贈王皆所以愧之也豈郭子儀諸賢比哉

發明

綱目凡名臣之卒則書官爵今馮道書法如此殆與旁杜姚宋無異亦予之乎曰道之失節先儒固已交譏之矣何待贅及然而書官之意則以譏當時人君寵遇尊奬者耳若曰浮況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周當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至於如此故歿書其大師中書令瀛王以譏之也不然豈有一人臣之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恣於人乎噫

北漢憲宗嵐州降周○周立后符氏

考異

按尊立例曰立后曰立皇后非正嫡曰立其氏爲皇后非正統去皇號攄分注符氏先嫁孛守貞之子崇訓不宜毋天下又非妃妾之比則此亦當書周立符氏爲后

考證

當作周立后符氏爲后○謹按凡例曰立后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匡衡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五季稱周世宗賢君常與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至於得國立李從訓妻符氏爲后崇訓父子反逆事敗弟妹皆死而符不能死安在其爲貞淑而可爲宗廟之主王化之基乎周太祖既殺其夫爲世宗娶之亦何心哉抑不見魏道武殺人之夫而納其妻生子而弒道武世宗讀前史獨不與儒者商確此義乎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失身者不可以

正內也又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失節者不可以正家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世宗卒不能定天下良以此夫本經史之義取非正嫡例書后以表世宗不當立而符氏不當爲后也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既而爲世宗娶之至是立爲皇后性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

發明 聞諸侯一娶九女矣未聞以天子自居而立人之婦以母天下者也故書立后符氏而不書立符氏爲后明其婦而不女以譏之也

周師克北漢石州沁忻州降○五月王逵徙治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世宗自潞州趣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因之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其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殺契丹一千人情勇輕進爲契丹所殺周兵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折德扆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迓自契丹值周兵因送于軍世宗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大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擾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乃縊殺之世宗將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匆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軍中訛言相剽掠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失之至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以違衆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若

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

集覽 忻口鎮名在忻州秀容縣屬太原忻州之北宋廢之

列而殿

實 一統志云忻口五代漢之鎮名在太原府忻州之北宋廢之

殿注見後梁主瑱貞明五年垂拱明堂垂拱明堂成

注見齊明帝建武元年明堂

質 一統志云滕縣隋初所置屬彭城郡後陞為滕郡唐復為滕縣屬徐州宋因之金陞滕陽軍大定中改滕州及置滕縣元因之屬益都路本朝初州廢以縣屬兗州府

書法 特筆也綱目書為臣立碑二而已魏徵書復立

發明 周世宗誠英主然用刑失之太重有如漢卿罪當誅則誅之可也罪不可當誅而借其死以懲衆毋乃不可乎此所以書其爵也

秋七月周加吳越王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周以魏仁浦為樞密使○周徐州奏為節度使王晏立碑許之

晏徐州滕縣人少嘗為群盜及為節度使悉召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人請為立碑許之

冬十月周賜羽林大將軍孟漢卿死

漢卿坐納藁稅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致死世宗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發明 周世宗誠英主然用刑失之太重有如漢卿罪當誅則誅之可也罪不可當誅而借其死以懲衆毋乃不可乎此所以書其爵也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驕惰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

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建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之不能易矣

書法 常事耳何以書特筆也五代之世兵卒驕悍不敢簡汰久矣世宗力行之此兵之所以精練而莫之敵也故特書之

發明 前乎此蓋嘗聞賜諸軍優給賜將士繒錢矣未聞有所謂簡閱諸軍者而周主能行之士卒精強征伐四克然則謂驕軍難於制御可不可乎書以予之宜矣

周罷諸道巡檢使臣

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

其清肅

十一月周河隄成

河自揚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汊匯爲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北環古隄而出灌齊棣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捕魚以給食久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集覽 揚劉城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匯爲大澤匯水東迴爲彭蠡大澤又名安湖今所食菰苗米也菰本作苽雕苽也一名雕胡稗傍卦反草屬也葉如稻

書法 凡成久辭也畢耳其書成書成是故周河隄速成書成戊午年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北漢主殂告哀于契丹契丹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

丹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皇帝

王逵以符彥通爲黔中節度使

馬希萼之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溆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遣其將王虔朗撫之彥通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彥通慙懼起謝虔朗因說之曰谿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獻銅鼓於王逵逵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集覽 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

湖南大饑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訊其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令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乙卯 周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考異 按周世宗不改元此當分注周世宗榮仍稱顯德二年

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胡氏曰漕運斗耗世宗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寬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集覽 省耗舊制田稅隱帝時三司使王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漢更輸一斗謂之省耗

周遣使如夏州

李燾興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恥之塞路不通周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惜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燾興庶全大體世宗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力以捍劉氏柰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賫詔書責之燾興惶恐謝罪

周制舉令録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録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胡氏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爲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十出一入爲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君嚴爲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人居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後漢楊秉傳任人及子弟爲官注任保也怵迫怵雪律文徐按賈誼作此訹字漢書怵於羽說如淳曰見脅賦怵迫之徒當作此訹字說文訹謀也郭璞注見俗猶云相謀怵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怵於邪臣爲淫亂索隱曰怵音譎訓習也案此說恐未當渝變易也廢格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爲官而保任其不爲非也與任子法不同禮辟令按辟徵召也

集覽

保任句絕或以父任爲官者謂之任子

正誤

保任集覽以父兄任爲官者謂之任子令按此謂薦舉人

書法

舉令録必書重近民也自齊書始用士人爲縣令陳丙戌是後舉堪爲縣令書唐貞觀三年引見京畿縣令書闕元年召縣令試理人策書四年敕令長新戒書二十四年制舉令爲理之本綱目每詳書之

周浚胡盧河城李晏口以張藏英爲沿邊巡檢使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溝巨壘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世宗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

超等視役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内之民始得休息

真定府寧晉縣東南源自順德府流經任縣至此匯爲澤即大陸澤亦名廣阿澤

二月朔日食○周詔群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乘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書法 前書詔百官上封事矣於是復書家敎然也故書美之綱目書詔極言三漢明帝永平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質實 一統志云葫蘆河在

唐以嚴續同平章事○三月蜀以趙季札爲雄武監軍使

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畧自任因以爲雄武監軍使

質實 一統志云雄武軍五代時王建據蜀所置治金州宋初改爲昭化軍屬利州路元廢軍以州屬興元路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

夏四月周廣大梁城

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内俟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民先侵街衢爲舍皆直而廣之又遷墳墓於標外曰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

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有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亥黨内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其心結其恩隱誠信以收其才

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倫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書法

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焉曰知開封府事唐僖宗中和四年王鐸爲宣徽使向訓詔訓與景儔趣秦州封府事異其名也是故王徽以宰相書知京兆尹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三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胡氏曰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邪

覽 幻惑以幻化之術蠱惑人也魚豢魏畧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願師古曰即今吞刀吐火之伎種重瓜畧人載馬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是已

書法 書善之也雖所廢者無額所禁者私度未能大快人意而所去已十之九矣終綱目書禁私度

僧尼二唐宣宗太中元年

周拔蜀黃牛寨趙季札遁歸伏誅

王景拔黃牛等八寨季札懼不敢進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莫不震恐蜀主怒遂斬之

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

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書法 書嘉恤刑也終綱目書親錄囚六詳漢安帝永初二年令是無書者矣

發明 英明之君其設施政事必有可觀世宗嗣統至是才二載書簡閱諸軍罷諸道巡撿使臣給漕運斗耗制舉令録法詔極言得失及是親録囚徒至明年又立二稅限是皆良法美意而世宗能行之雖欲不治奚可得哉此綱目所以比書而予之也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

蜀主遣問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南漢主殺其弟弘政

於是高祖諸子盡矣

周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

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

利攸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七月周以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

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之世宗命我太祖皇帝徃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從之

九月周始鑄錢

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覽立監立掬置也監去聲鑄錢之所曰錢監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質實一統志云城東四百八十里徽州界

集覽青泥嶺在階昌府西

蜀主遣李廷珪伊審徵拒周兵廷珪遣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絶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兵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將王蠻與建雄戰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馬嶺白澗兵皆潰廷珪等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判官趙玭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世宗欲以玭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乃以為郢州刺史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蜀李廷珪伊審徵請罪蜀主皆釋之致書請和于周世宗怒其抗禮不荅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

集覽斜谷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衰斜權鐵權鐵器一權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權酒酤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凋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埸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為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援又為二敵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周疏汴水　質實

一統志云汴水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比入于黃河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汚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周王景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昶都監趙崇濤死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暉及都監趙崇濤等將士五千人崇濤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

書法

五季之世以死節書者十人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鞏廷美趙崇濤劉仁贍張彥卿其一為都監蓋自唐制監軍以來一人而已綱目重死節特書予之

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為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集覽

浮梁　郭璞曰以舟相比口浮梁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定遠梁之縣名屬廣安郡南齊改郡曰大安隋初罷郡改縣曰臨濠唐初復為定遠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

周樞密使鄭仁誨卒

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世宗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歲謂歲星道謂方道也歲又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越得歲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使出兵擊唐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以王環爲驍衛大將軍

賞其不降也

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世宗下詔親征淮南命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將兵先趣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

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且駐蹕陳潁俟重進至共渡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若但厲兵秣馬春去冬來亦足使賊中疲敝取之未晚世宗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畧所歷藩鎮專爲貪暴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渡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首萬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仁贍表爲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暐姚鳳退保清流關世宗謂侍臣曰聞壽州閭閻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戲殊宜先遣使安撫各令安業

集覽

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

質實

一統志云清流關在滁州城西南二十里南唐所置地極險要今廢之

須也秣本作餧食馬穀也

周以李重進爲都招討使李穀判壽州行事

周主攻唐壽州

世宗至壽州城下命諸軍圍之發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命我太祖皇帝擊唐兵於塗山太祖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廷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所載塗山者四一會稽一渝州一濠州一當塗此塗山在濠州鍾離西九十五里禹會諸侯處也有禹會村鮽廟在焉方輿勝覽載東坡濠州塗山詩樵蘇已入黃熊廟鳥鵲猶朝禹會村蓋按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又昭四年穆有塗山之會汪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志云塗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與荊山對峙禹娶于塗山即此山西南有禹墟及禹會村蓋禹會諸侯之地渦口渦水之口也渦水源自黃河東流經鳳陽府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流至臨淮縣蚌埠東入于海唐李吉甫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五代時爲控扼之地

集覽 塗山 圖經

質實 一統

周詔王逵攻唐鄂州

逵引兵過岳州圍練使潘叔嗣燕犒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諧叔嗣謀叛逵怒叔嗣不自安

二月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襲遺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劉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

益奇之　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杖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　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集覽　下蔡春秋成七年吳入州來莊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今下蔡在淮北岸渡淮南去安豐城二十里繁纓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貫實　一統志云下蔡漢之縣名屬沛郡晉屬淮南郡元魏屬揚州隋省入安豐州北三十里

書法　我　太祖何趙匡胤也何以不名綱目朱熹所修而熹宋人也故為國諱臨文不諱此則曷為諱之矣

諺之夫子作春秋諸侯卒皆名之至魯先君則卒書公薨書葬我君其公則固諱之矣

發明　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舉兵南伐常人不同是時周寄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我而我太祖皇帝實任先鋒之其度量已異乎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實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此綱目所以於太祖克滁之日備述于下則我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帝王自有真詮不信然

唐主請和于周周主不荅

唐主遣泗州牙將賫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財以助軍費世宗不荅

書法　梁遣使求和魏主書不肯已丑年此其書不荅何不肯者忍辭也不荅者尊辭也不肯罪魏不荅罪唐後書蜀主致書不荅義同

周主遣韓令坤將兵襲唐揚州

世宗詗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其人共守護之

集覽　陵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稱寢毀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

書法　襲滁州嘗書周主命矣於是復書周主遣見廟誤之自上也若世宗者五代以來可謂美主矣

唐主遣鍾謨李德明奉表于周

唐主以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于周獻御服茶藥及金銀器綵錦牛酒謨德明素辯口世宗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脩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戰栗不敢言

吳越遣兵襲唐常州

吳越營田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程言於吳越王弘俶請從之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危乎程固爭弘俶從之遣程督兵趣常州

周取唐揚州

韓令坤奄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唐副留守馮延魯鬚髮傭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按堵

唐戚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迁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集覽

吳讓皇故吳王雋皇帝楊溥也南唐徐誥受吳禪奉之為讓皇

書法

前書唐主誥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潤州矣又書唐主遷于泰州矣此戚其族則曷為不書主罪不在上也或稱名或止稱主或止稱國綱目之例元氏周戚高氏隋戚宇文氏皆卉書

考異

斬當作誅

周取唐泰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考異

權衡審矣

叔嗣屬將相而告之曰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我俱西乎衆憤怨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專乃歸岳州使將逆武安節度使周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斬之旦何以自明且俟踰年未晚也乃入朗州自稱武平留後告于周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叔嗣更欲圖我邪乃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叔嗣遂行行逢迎候郊勞甚歡叔嗣入謁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汝又殺主帥吾未忍斬汝乃敢拒吾命乎遂斬之

集覽

郊勞左傳僖三十三年自郊勞至于贈賄注迎來曰郊勞之又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

世宗至泗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役從官過橋者人舉一石我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集覽

礮機石俗作砲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礮蓋出此鏃著骨鏃子木反矢鋒也著直畧反附也丹言箭頭入骨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為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為自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杯土餘無所知也既至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闔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釋之

集覽

奉正朔奉行周之正朔不自改制也改正朔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永陵一杯土永陵唐烈祖墓也一杯

文帝三年

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知承宣院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戚諸弟皆其謀也及卒國人相賀延遇鴆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用之

周取唐光舒蘄州○周遣李德明還唐主殺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世宗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賜唐主詔曰諸郡悉來大軍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盛稱世宗盛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使王崇質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書法　蘇武留匈奴書還美守節也德明書使書還其美之歟答唐主殺之為過矣書還殺之所以忘唐主之過也

綱目使書還三蘇軾鄭元壽李德明

唐遣將軍柴克宏將兵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救壽州未至卒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見吳越王弘儼不拜責以負約弘儼怒抉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主恐吳越浸逼潤州以宣潤都督燕王弘冀年少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朱匡業代之弘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

莫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摳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摳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匡業至克宏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書法 遂者何急國難也大夫無遂事必如是而後可以遂故雖未至卒惜之也未至卒惜之也綱目

杓五代卒小國臣有三舍是無書卒者矣

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為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為哉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林仁肇

夏四月唐兵復取泰州進攻揚州

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趣泰州周兵遁去進攻揚州揚州帥令坤亦走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乃還世宗又遣

我太祖將兵屯六合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太祖令曰揚州兵

周主如濠州

世宗攻壽州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失亡頗多糧運不繼乃議旋師或勸東幸濠州從之

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擒其將陸孟俊殺之

初孟俊之廢馬希萼也滅故舒州刺史楊昭諱之族以其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遺令坤至是獲孟俊將械送行在揚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曰孟俊昔殺我家二百口今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

唐兵攻六合我太祖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我太祖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為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笠有劒

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周主如渦口

渦口作新浮梁成世宗幸之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食少泣諫而止世宗嘗怒竇儀飲殺之質入救之世宗起避之質趣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於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

五月唐敗福州兵於南臺江質實

一統志云南臺江在福州府城南一十五里江濱有越王釣龍臺因名源出建陽分水嶺東流七百里至南臺沙合河口路通東西峽合流入海晉郭璞遷城記先出牀元後出相公

發明 唐方困於周師而乃拏兵閩越亦足以見其繆也

○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圍壽州○六月唐劉仁贍擊周將李繼勳敗之○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畧唐主以爲能故用之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

周以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牙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爲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縊殺之坐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事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然性猜忍常遣人察伺諸州事聞邵州刺史劉光委多宴飲曰光委聚飲欲謀我邪召還殺之衡州刺史張文表獨以歲時饋獻謹事左右得免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曰我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

自帥僮僕來輸我行逢慙遽迎之不至一旦

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
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
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
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農具
而遣之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
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
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胡氏
曰周行逢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既蒙禮辟豈不可出
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當時
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
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集覽

禮辟　辟必益反辟除也禮遇而辟除之

唐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相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兵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然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遥為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之無敢言者

八月周作欽天曆

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九月周以王朴為樞密副使○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斂敷帛多不俟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集覽　除守太師拜官曰除凡言守者出於特旨所置與正員資格同太師古官天子所師法

周將張永德敗唐兵於下蔡○周以我　太祖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太祖表趙普爲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誘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既而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集覽　肺腑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

史法　孫晟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何過周也晟書死之則無以見周殺行人之失矣然則何以勸節守其使其殺皆具官所以予晟也

發明　孫晟能盡忠所事其不失將命之職也然美在使者則譏在於主人矣

周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尋遣還山

質實　一統志云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世宗召陳摶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胡氏曰陳摶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摶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也

【集覽】飛升黃白之術注見漢元光武建武中元元年

【書法】召未有書摶也何善之世宗以飛升黃白問而摶以治天下對是以善之

【發明】摶非僞隱沽譽爲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山隱士書之

周城下蔡

周顯德四年比漢天會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

唐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遣許文稹邊鎬朱元將兵數萬救之軍于紫金山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咒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不干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周人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使范質王溥就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矣

【集覽】紫金山在安豐路壽春縣南或云即八公山甬道注見漢王劉邦二年鑾駕注見漢文帝元年鑾旗有車轍馬跡謂淮南王安賓客之遺蹟世傳昔有人獲小金埤可以療病疑爲丹砂所化周世宗大破南唐軍於紫金山即此

二月周更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

先是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以爲恨及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世宗屢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我太祖擊唐寨破之斷其運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恃功頗違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王以揚守忠代之元憤怒欲自殺客宋垍說之曰大丈夫何必爲妻子死乎元即舉寨萬餘人降周世宗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揚守忠餘衆果東世宗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水軍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劉仁贍聞援兵敗拒吭歎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惟陳德誠全軍而還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既而竟不敢出

集覽

躬擐甲冑　左傳文也注擐胡慣反貫也　客宋垍　宋垍朱元門客

也咱巨致反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爲忠正軍徙治下蔡

世宗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舁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臥不能起世宗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令復業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其以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贈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書法

上書唐壽州監軍周廷構降矣節度使劉仁贍使爲唐可知也其再書唐何重予仁贍也仁贍終身唐臣憤邑至死再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爲唐也故雖以疾死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繼書

周以壽州爲忠正軍辭繁不殺所以重予之也詳宋己未年

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發明　書監軍以城降則見仁贍未嘗降也仁贍實以病終而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十阿父世宗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世宗知而不問胡氏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爲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臧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爲敝屣乃可與權者矣

集覽　如周之杞宋周既克殷封夏後於杞宋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別生分類書舜典後序文也注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別彼列反分又扶問反以天下爲敝屣屣通作蹝孟子盡心上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棄敝蹝也竊負而逃亦將自得其樂而忘天下之爲貴也

書法　周主之父何罪周主曷爲罪之父至殺人問爲屈法則不正名之過也正名其父奉之別宮守禮雖暴豈至橫於外哉身爲天子父爲列卿而處於遠外使得以小忿殺人失在於不正名不在於不問也故書曰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父紀實也光祿卿譏非名也致仕譏在外也

發明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理之正也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或難於尊其父或無子之可傳子有天下固有瞽瞍存焉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

堯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雖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爲大孝也桃應嘗問孟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豈知舜之爲子固不使瞽瞍有殺人之惡此正虞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者舜處之有道也如使舜爲天子瞽瞍至於殺人則舜固不足爲舜矣柴世宗繼郭氏之周而其父至以小忿殺人則世宗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爾守禮顧乃殺人豈非世宗事父之孝有愧於舜乎誠使世宗爲父築宮處之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居移養移寧不自知愛重又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既亡世宗尊臨九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爲天子而伍群小未嘗一至京闕則是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亡矣又胡怪其有殺人之事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元舅而特書周主之父者不予周人舅之也書爵書姓名者惡周主之臣其父也又書犯法周主不問者譏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而奉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周主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呼

周開壽州倉賑饑民○夏四月周主還大梁○周宦者孫延希伏誅

周修永福殿命延希董其役世宗至其所見役徒有削秫爲匕者中取飯者大怒斬延希秫當作柿芳吠反斫木札也匕取飯匙

集覽 前秫為匕

周罷懷恩軍還蜀

周之克秦鳳也以蜀兵爲懷恩軍至是遣八百餘人西還

周以唐降卒爲懷德軍

凡六軍三十指揮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

質實

一統志云五丈河在開封府滎陽縣南三十五里大周山下發源山東之濟其廣五丈故名

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五月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雜不一命侍御史張湜等訓釋刪定爲刑統 集覽 湜承職反

唐敗周兵斷其浮梁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爲應援使

書法 特筆也攻守之際事有關於勝敗者綱目必特書之是故漢斷蜀浮橋書建武十二年唐斷周浮梁書是年

六月蜀僭聖都指揮李廷珪罷

蜀人多言廷珪爲將敗覆不應復典兵蜀主罷之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能信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行周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周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

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彼犬不足爲起

秋七月周貶武行德李繼勳爲左右衞將軍

治定遠壽春之敗也

北漢初立七廟

書法 前書吳始作太廟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志慢也此其書初何恕辭也北漢稱帝七年始立七廟則易爲恕之自稱帝以來再書伐周一書攻一書擊甲寅以後一再受兵不無事矣大讐未復其緩有可亮者故恕之止書初

○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爲樞密使

穀卧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有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蜀主致書于周周主不荅

周所逮樓恩軍至成都蜀主亦遣梓州所俘八十人東還且致書謝請通好世宗以其抗禮不荅蜀主聞之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周以竇儼爲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鐘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且令本官職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户爲盜累其一村一户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屢詔聽民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威靈所加前無強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戮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世宗善之儼儀之第也

集覽

作通禮正樂全本作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新鄭今鈞州屬縣在河南史記鄭世家周宣王庶弟友初封鄭索隱曰鄭縣屬京兆至武公東徙河南故名新鄭俘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貲賨

一統志云新鄭古邑名周封黃帝後於此爲鄶國春秋時爲鄭武公之國名曰新鄭秦屬潁川後魏省隋復置唐宋皆屬河南郡晉省劉宋復置屬滎陽郡鄭州金屬鈞州元仍舊本

朝因之改
屬開封府

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書法　前書唐置科舉矣既罷乃復於是書周設諸科善之也五季之君僅有此耳故書予之

北漢麟州降周周以其刺史楊重訓爲防禦使

質實　一統志云麟州唐開元初所置後改爲新秦郡乾元初復爲麟州宋建隆初陞爲建寧軍端拱初改爲鎮西軍元改爲雲州後改爲神木縣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世宗自將伐唐十一月攻破濠州關城擒其水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唐圍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唐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世宗自將兵夜發擊破之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車泗州我太祖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世宗居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集覽　種族恐我之種類皆被唐族滅之也

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潞州不克而還

書法　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潞州不克而還

契丹遣兵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李存璋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

國方有道唐太宗嘗書伐周矣此其書寇何周既再傳中國尊有道也

發明　綱目不殊契丹與北漢前固已論之矣然始焉書伐繼書擊至是遂書寇者合異類以殘中國此固春秋所不予者也疲民以逞蹐蹐不已果何爲哉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周主遣擊唐兵至楚州大破之

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下禁軍中匄薨者毋得犯民民皆感悅爭獻匄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世宗自將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我太祖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歸唐之戰船在

淮上者於是盡矣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

郭廷謂佐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世宗時攻楚州廷謂來謁世宗謂曰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使將濠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乃至世宗聞泰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

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船脩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是歲凡五國三鎮

張

春正月周師克唐海州○周鑿鸛水引戰艦入江

世宗至北神堰齊雲艦大不能前進遂開此河以通其道

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西北鸛水以通漣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爲神

統志云鸛水在淮安府城西一名老鸛河周

周師拔唐靜海軍

一統志云靜海軍五代時南唐所置治靜海縣周改爲通州宋初改爲崇州後復爲通州屬淮南東路元改爲通州路後復爲州屬揚州路本朝仍爲州以靜海縣省入屬揚州府

周扼章靜海軍

周扼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錐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蜀貶章九齡爲維州參軍

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蜀主問姦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貶之

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胡氏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楅欲者宜廓以寬弘急速者宜導以緩世宗之短李穀范質王溥王朴二大臣所當齊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暢而德信未洽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若美成也是也隋以識有胡字改名交牀唐柴紹擊西戎擾胡牀晉桓伊下馬踞胡牀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見辟臣於紫宸御大繩牀則又名繩牀矣見詩話論繩牀之義

集覽 繩牀其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晉桓伊下馬踞胡牀

書法 前書仁膽此書彥卿唐不爲無人矣終綱目書死之者五十有四唐居二人焉舍是無書死之者矣

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二月周主至揚州○北漢

攻周隰州不克

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謂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

三月唐以太弟景遂爲晉王燕王弘冀爲太子

太弟上猶其字
燕宇上猶立宇

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爲嗣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洪州大都督以弘冀爲鎭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

集覽 洪州本蒙豫章郡也隋置洪州

星子志云隋文帝以三皇時有異人洪崖居此因名洪州後宋孝宗大業初改爲豫章郡唐復爲洪州志云洪州隋初所置陳隆興府今改隆作龍置都督府天寶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稱章郡乾元

質實 一統

考異 以當作廢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初復爲洪州建中以後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遷都於此改州爲南昌府宋復爲洪州宣和中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隆興路本朝初改洪都府尋復爲南昌府隸江西道

世宗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堯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歙黃未下堯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盡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賜錢弘俶高保融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軍敕故淮南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户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胡氏曰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沈毅有志略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邪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問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五六年而成帝業彼六朝南唐之君能如是乎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矣項籍以吳中八千子弟橫行天下李陵以荊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亦皆取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

後宋改建安軍割揚州之永正六合二縣隸焉至真宗陞真州樗風沐雨經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湮洪水沐甚雨櫛疾風郭象注櫛梳也胒騾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分地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分土六朝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

迎鑾鎮一統志云迎鑾鎮南唐所置治永正縣宋初陞爲建安軍太中祥符間陞軍爲真州治揚子縣政和中號郡曰儀真元至元中改真州路後復爲真州本朝改爲儀真縣以揚子縣省入改屬揚州府

迎鑾鎮今真州是五代時僞吳置迎鑾鎮

揚行密墓在揚州府儀真縣西七十里五代史唐末楊溥僭國號吳追尊其父行密為太武皇帝墓號興陵徐溫墓在鎮江府丹徒縣東二十五里五代史唐末徐溫少從楊行密起兵以功封齊國公鎮潤州專吳建國稱

大丞相封東海郡王

周汴渠成

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四月周新作太廟成

書法　晉武之篇壽太廟成志慢也太康十年此其書之其急宗廟可知也與陋九月而後營營二十月而後成者大異矣綱目久成書成速成書成終綱目書廟成二

五月朔日食○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嚴續摳密使陳喬皆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齷齪初延巳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君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嘿然

集覽　烈祖齷齪初角反齷齪急迫局隘貌齷齪通作搹龌馬相如傳委瑣搹龌傳諸侯皆齷齪自用又司後朱陸德安府在湖北路時南唐烈祖遣李承裕與晉戰於安陸安陸所褒安陸郡名西魏置安州高祖天福五年

貫實

一統志云安陸劉宋之郡名治安陸縣西唐初復為安州尋改為安陸郡乾元初復為安州又置安黃節度觀察使于此五代梁置宣威軍後唐改安遠

罕晉爲防禦州後漢復爲安遠軍周復爲防禦州宋初復置安遠軍後陞爲德安府元初隸鄂州行省後隸黃州路本朝改爲德安府隸湖廣道

周主遣使如唐餽之鹽還其俘

周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欽天曆及犒軍帛十萬唐主嘗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至是詔歲給鹽三十萬斛俘獲士卒稍稍歸之

集覽 鹵田 注見秦王政七年爲鹵之地也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置吳州更海陵曰吳陵縣南唐陞爲泰州治海陵去聲煑鹽之所曰鹽監

質實 一統志云海陵漢之縣名屬臨淮郡東漢省入東陽縣晉因之梁置海陵郡隋初郡罷以縣屬江都郡唐武德中改爲吳陵縣置吳州尋廢州縣後故名屬揚州五代時揚吳置海陵制置院南唐陞爲泰州後其地入於周宋初改爲軍元置泰州路後爲州屬揚州路本朝仍爲州以海陵縣省入改屬揚州府

秋八月唐太子弘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

景遂之赴洪州也唐主以李徵古爲副使徵古傲狠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堪常欲斬徵古而自囚左右諫而止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伏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弘冀聞洪州都押牙袁從範悉景遂密遣毒之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

發明 唐有國主而太子殺其叔父直書于冊不惟弘冀有惡逆之罪而唐主遂爲具位亦且累上矣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

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臺省備位而已

唐置進奏院於大梁○周遣閤門使曹彬如吳越

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

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以高防爲西南面制置使

世宗謀伐蜀以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使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皆曰陛下聖明江山險固秣馬厲兵正爲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乃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天下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凡諸色課戶及僧尼道士戶並勒歸州縣其舊職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賞

一統志云元稹河南人唐元和中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因陳西北邊事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監察御史遷事殿中言官至尚部員外郎嘗著均田圖獻

帝嘉納之

十一月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唐放其太傅宋齊丘于九華山

初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爭附之樞密使陳喬副使李徵古恃其勢尤驕慢及景達遁歸國人恟懼唐主悲歎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柰泣何爲豈乳母不至邪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吾欲釋去萬機誰可以托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何不舉國授之奏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心惱即命中書舍人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遂出徵古洪州罷奏近職鍾謨素以德明之死怨齊丘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奏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奏自周還矯以世宗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奏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謨請復之

於周唐主乃因謨之罪世宗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之世宗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唐主乃詔暴齊丘等罪聽齊丘歸九華山煮宣州安置徵古賜自盡胡氏曰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忠諭使勿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

德明之死前年李德明使於周而還陳煚等諉其責國求利唐主殺之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世宗觀之見鍾磬有詖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博士祖孝孫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鑄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和黍定尺長九十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依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馬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

集覽

正伏宿　下樂縣　覽

宿謂宿衛也正伏注見唐高宗永徽五年扶注詳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雅樂注見梁武帝天監元年鑄鍾注同上編鍾磬編鍾編磬注同上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

書舜典篇度量衡蔡氏傳曰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也

正誤

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今按正文句絕宿字屬下句謂前一夕設樂縣也

書法

自元魏書陳仲孺奏律準已亥年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綱目謹書之終綱目書律準二

唐宋齊丘自殺

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墻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初常夢錫深疾齊丘之黨與焉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因欝欝不得志縱酒成疾而卒至是唐主慶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二月周道平汴水入蔡水

質實

統志云汴水在開封府界東流過蕭縣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通蔡水即蔡溝水在汝寧府上蔡縣西南二里其水盈涸無源古有蔡河疑即此以通陳潁之漕

周減行苗使所奏美田

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二千餘頃較減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減之餘倣此

周淮南饑

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胡氏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録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絶公皁侵漁也罷課户俸户省官

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欲下詔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措麾而四海賓服也集覽公阜猶言公吏也阜注見唐高祖武德元年阜隸稱貸注見晉主重貴天福八年置諸湯火之中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索隱曰謂秦亂楚漢交兵時民之危險如陷墜湯火中即書仲尼曰民隆塗炭也

書法　志恤民也

三月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毅明敏志畧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世宗以北鄙未復下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棚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契丹之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知之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詔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伐太祖爲水路都部署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暉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群出其左右不敢逼我太祖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擾固安自是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命北漢發兵撓周邊聞周師還乃罷孫行友扼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以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韓令坤戍霸州陳思讓戍雄州遂還瀛莫瀛本漢河間國縣立瀛州宋陞適六十日集覽

河間府莫本漢鄚縣唐置州玄宗以鄭類鄭故去邑改莫州今隸河間非道所從言從徑路直去不由大道也全本作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舳艫注見晉帝弈太和四年一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固安縣名屬涿郡今陞爲州在大都路易州本秦上谷郡地今置州在保定路土門注見梁主填貞明元年百井注見唐僖宗廣明元年貿實一統志云乾寧軍後唐所置屬幽州五代時陷入契丹置寧州周克復之置永安縣屬滄州宋置乾寧軍及乾寧縣大觀初改軍曰清州金改乾寧縣曰會川元初改州爲清寧府後改清州治會川縣本朝初改爲清縣屬河間府興濟縣北至靜海縣四十五里其地有蒲葦在河間府嚮流口即獨流河之口也之利宋置獨流北獨流東二寨益津關五代唐所置今廢之故址在保定府城東北百二十里莫州唐初所置治漢縣玄宗以鄭類鄭故去邑改爲莫屬瀛州宋廢之故址在順天府南二百一十里苑橋關五代唐所置今廢之故址在保定府類鄭故去邑改爲莫屬瀛州宋金元俱因之本朝省入任丘縣仍屬河間府故城在三十五里瀛州後魏所置治樂成縣後改河間郡隋罷郡置瀛州大業初改爲河間郡唐改瀛州天寶初仍爲河間郡乾元初復爲瀛州五代周所置以益津關爲之遼周復取之宋陞爲河間府瀛海軍節度元爲河間路本朝改爲河間府直隸京師固安隋之縣名屬幽州唐屬北義州貞觀初復屬幽州金屬涿州元屬霸州後陞爲固安州本朝改爲固安縣仍屬涿州元屬霸州後陞爲固安州本朝改爲固安縣仍屬順天府易州隋初所置治安易縣大業初罷州置易州天寶初改上谷郡唐初復爲易州天寶初改上谷郡乾元初復爲易州遼置高陽軍宋號遂武軍金屬中都路元復爲易州初屬大都路後改屬保定路本朝因之以附郭易縣省入屬保定府雄州五代周所置以苑橋關爲之治歸義縣屬幽州宋初改爲易陽郡金陞永定軍元復爲雄州本朝降爲雄縣改屬河間府霸州五代周所置以益津關爲之治文安縣金移治益津縣尋又移治永清縣屬幽州宋移治文安縣金移益津縣尋又析置信安軍元仍爲霸州本朝因之改屬順天府

書法

遂者何決辭也乃者何不得已之辭也非有疾則葬華夏之氣伸矣

發明

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親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徐兖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未遂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周主自

將取瀛莫等州致其喜之意書遂趣幽州有疾乃還又致其惜之意然則綱目之情蓋可見矣

年〇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受而有之罪在於朕杭徼

發明　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躬行討伐既服則務存大體故綱目前書餽之鹽還之俘至是又書泉州入貢不受泉州之弘規大度若此是豈區區淺度狹量者所可同日語哉特書大書皆予之也

唐城金陵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鄰時則為讐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援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司馬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仁贍以堅守蒙褒巖續以盡忠獲存禍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太祖封殷為楚王

集覽　原武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集覽　馬殷初梁

周主立其子宗訓爲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世宗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宗訓爲梁王生七年矣

書法

封子不書此其書何爲周主也先是大臣屢請王諸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至是不豫乃封之周主可謂知節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我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

世宗欲相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爲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吳延祚爲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我　太祖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門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霍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斛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檢而罷亦集覽不修邊幅謂脫畧儀禮也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修飾邊幅謔浪詩絲風篇謔浪笑傲注言戲謔不敬也謔文公傳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嗜酒無檢嗜酒喜飲無厭足無檢不自檢束也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

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大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徃徃實之拯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寬容遂哀慕焉梁王宗訓即皇帝位遠謂其疾大進篤惟危殆也顧命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七年發姦摘伏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面質責之質正也斥謂面責之也西漢汲黯傳黯質責張湯於上前顏師古曰漸進也大漸漢書注顏白曰質對之也登遐即升遐注見陳主伯宗光大二年

集覽

書法 世宗即位六年善政既多良法初立內修文事外抗武功而其君人之度又有非後世所可及者豈不謂之賢主哉故書罷巡撿使臣書給漕運斗耗書制舉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徵限書作刑統皆良法也書親錄囚徒書開壽州倉賑飢民書誅孫延希書均定田租書咸所奏羨田書淮南飢民皆善政也書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書設科目皆文治也書閱諸軍書伐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詔言得失賞王環褒仁贍保嚴續卻泉州貢命金陵城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夫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

秋七月周以我太祖頒歸德軍節度使○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剗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少物貴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謨計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八月蜀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

蜀李昊領武信節度右補闕李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嬖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石乃不言耳

集覽

嬖直嬖下頂反說文狠也

九月唐太子弘冀卒

弘冀卒有司引漸西之功謚曰武宣句容尉張洎曰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其面楚辭曰鯀嬖嬖然見於以亡身

乃更謚曰文獻

集覽 句尉官名掌檢覆之事巡捕之責

漢之縣名屬丹陽郡以縣有句曲山故名唐武德中於縣置茅州尋廢州以縣屬蔣州尋又屬潤州後屬昇州宋屬建康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應天府

唐主以其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

謨數奉使入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與屏人夜語唇鐫譖之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押恐其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及弘冀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所步兵巡檄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集覽 謨與紀公從善字係去聲契爰之義也謂鍾謨與從善相親也公下善字係名也封於紀故曰紀公從善為句

親善 巡檄 注見唐

明宗天成元年

書法 封子不書主此其書主何獨斷也而至殺鍾謨又甚矣綱目封子書主互詳見晉明帝太寧元年

南漢殺其尚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師

南漢主銀以允章潘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銀不能從宦官龔澄樞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欲作亂玉清宮使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

集覽 銀丑兩反 狀頭猶今言狀元 下蠶室西漢司馬遷傳葦以蠶室顏師古曰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慮有中風之患須居密室乃得全因呼為蠶室又史記秦本紀隱宮注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惟宦中養之乃可故曰隱宮所謂下

蠶室是也 自宮以求進 書呂刑篇宮辟注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也此云自宮以求進謂已自割勢以求進用者非求爲官官也 今按南漢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所用皆官者故有自宮以求進 今按南漢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所用皆官者故有自宮以求爲官官也

正誤

書法 內太師何譏也趙高書中丞相澄樞書內太師皆譏也丞相非矣太師甚哉

唐以洪州爲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都之群臣皆不欲徙惟樞密副使唐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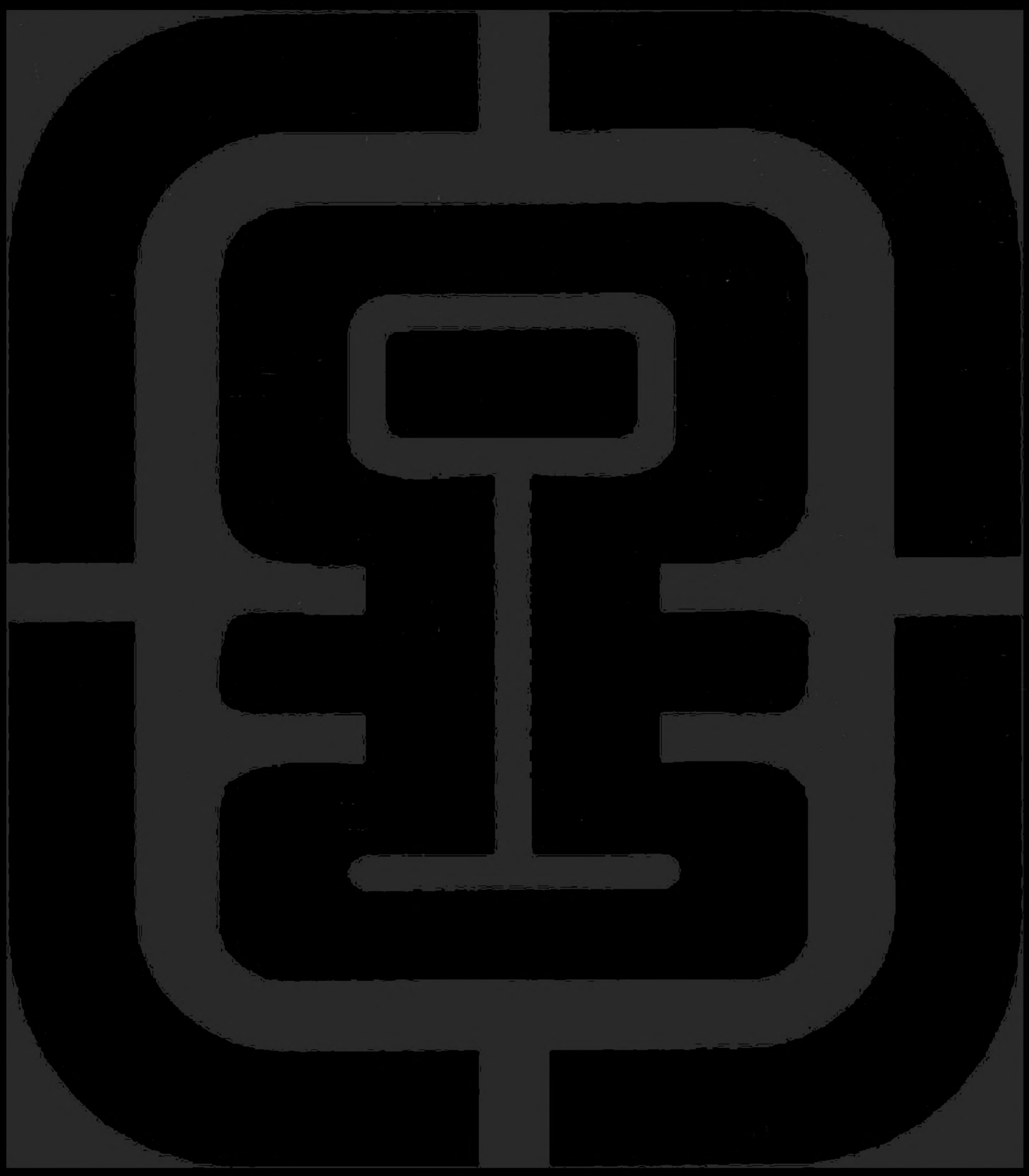
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

儀至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露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契丹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周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刺客使殺之自是契丹與唐絕

貫實 一統志云泰州

五代時南唐所置治海陵縣即揚吳時海陵制置泰州後其地入於周宋初改爲軍元初置泰州路後復爲泰州屬揚州路本朝仍爲州以海陵縣省入改屬揚州府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九終